

商邱縣志

商邱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

禱著自宋至元

宋

微子廟頌

杜衍

肇公孫之璇源兮元鳥降而生商並禹湯之聖賢兮
實惟桓撥之王厯媯妣之世數兮道日躋于我湯始
代罪于仇餉兮人嗟怨而僕來顧寬仁之宜民兮天
俾式于九圍諒除殘而代虐兮猶云德之有漸賴燕

翼於孫謀兮治克舉于三宗老成不怨于不以兮隱
處不傷于厄窮世四十有六而下衰兮豈天命之將
隳寔遭家之不嗣兮顧麗色之惟微念社稷之顛傾
兮七廟無所憑依帝眷在于有周兮抱祭器而馬歸
雖白馬之見廟兮聊血食于商邱偉夫子一言兮誠
有取于三仁

照碧堂記

晁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背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
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于宋其城郭闐闐人民之

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
則固已曠然見其為寬閑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
覲于其所已饜而欣得于其所未足將朝廷從事于
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
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
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依而
整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
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
所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

府為南都而雙門立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解面
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
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圯而今龍圖閣學士南
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于元祐
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
之宅無若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為錢七
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
斯堂屹然而跳出堞上而民不知以放懷高蹈寓目
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現隋

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邱祠陶唐氏以為火
正曰關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
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急馳救于賀
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
在而迹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守渠在耳豈汰靡者
易熄而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
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于宋登堂必慨
然懷公拊楹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鷲太空者花明
草薰百物媚斌湖光彌漫飛射堂棟長夏謂日坐見

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儻容
顧而嬉愉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厭
足于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
躊躇徬徨而喜矣夫人之感于物者同而所以感者
異斯須為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
而隨以雪涕傳已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
傑憤排憂世之士或出于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顛
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
廢而公為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閑相與語斯堂屬

補之記之已而公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
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
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為不可苟于其細則將推
之矣不掃一室以為有志于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
成功有命則姑與蓄之賢于此乎未辨迺公之意則
曰吾何有于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公名
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以為後來矜式其出處
在古人中其欲有為在天下後世甚卷而施之一郡
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

也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抵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

操筮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
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
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不予揚擠而陰助之
其正言蓋無幾至于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
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
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
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
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
之意終曰陽子居而遊于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

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
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妾執巾櫛舍
者避席煬者避竈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
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于列禦寇之篇曰列禦
寇之齊中道而返曰吾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
愧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而終而昧
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
于世俗非莊子之本意

杜祁公墓志銘

節略

歐陽修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
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于堯之後歷三代常
為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
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
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
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為
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
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
法不遷于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

餘載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冢法存于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冠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于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尚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公國于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祀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

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
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
歸老無屋以居寓于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
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
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
至有所不可憂見于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君
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
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子
足者歟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

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采城縣之仁孝原
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
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
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
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
宮臣國公即命予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惟臣之
為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
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黃耇

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
銘貽于遠萬世之貽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

蘇 試

惟古哲人仁義是圖仁近于弱義近于迂課其名利
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
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于言
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
清淨無為鑿于暴秦歷祀四百世戴其仁赫赫我采
以聖繼神于穆仁宗如歲之春始延於忠屏遠佞人

豈獨左右刑于庶人惟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
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擇帝識其心長者之傑
遂授以政厯佐三葉濟于艱難不彙不跋公在朝廷
靖恭寡言不悅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耻而後
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無誰與存作此名詩
以詔後昆

祭祀祁公文

歐陽修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疆使官趙日
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

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于榮祿者莫不于安享於
豐腴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
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
于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
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
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于已者
老益篤而信于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寔有厭已壽
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于愚鄙久
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

辭寫恨有涕漣洏尚享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故不合于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

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
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里卒
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
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
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
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
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
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
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

天子其後太后崩范風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
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
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
內外把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
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名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
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
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
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矣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
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

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取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過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奠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

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
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
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盜或毀身污迹
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
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
至手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尚書都省令
史李敷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

卿之墓下而吊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
為靈其同乎萬物死生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
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自古聖
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
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
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
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
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吏
歌吟而上下與夫鷲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

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孤貉與魑魅
比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
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之其如此而感念疇昔
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亡情

五老圖詩序

錢明逸

夫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濟遐耆白頭一節人
生所難今致政宮師相國杜公雅度敏識奎壁巖廊
清德令望龜準當世功成自引得謝君門視所難得
者則安享之謂所難行者則恬居之燕申睢陽與賓

客太原王公故衛尉河東畢公兵部沛公朱公駕部
始平馮公咸以耆年掛冠優游鄉梓暇日宴集為五
老會賦詩酬唱怡然相得宋人形于繪事以紀其盛
昔唐白樂天居洛陽為九老會於今圖識相傳以為
勝事距茲數百載無能紹者以今視昔則休烈鉅美
過之明逸遊公之門久矣以鄉閭世契倍厚常品今
假守留鑰日登翹館因得圖像占述序引以代鄉校
詠謠之萬一至和丙申中秋日序

元

帝嚳廟碑

睢陽南四十五里有岡阜踳踳嶮嶮實古高辛之墟
上有古城城北有古邱邱之陽有帝嚳之祠祠有二
碑其一宋開寶六年其一金崇慶元年聞諸故老石
刻尚多皆毀于金季史記云高辛地名因以為號嚳
名也載諸史牒歷代祀典可尋其殿宇歲久圯壤雖
常有修之者皆弗克就于是張信等相協傾貲因其
故址鳩工遴材創建正殿三間基址壯大棟宇宏敞
輪奐炳耀聖像增新冕旒顯若仍圖八元於東西帷

幕几筵罔不畢備始構于大厯己巳仲秋落成于至
順辛未季春叅政睢陽王公仁齋命掌書苑溟作文
以紀其實竊謂帝之德業世系廟之沿革廢興前碑
考之甚詳茲不復載故作迎送神辭二章貽鄉人歌
詠使興起敬慕之誠俾無怠也辭曰

帝之來兮乘蒼龍赤豹先戒兮黃巖從衣丹霞兮烜
赫佩明月兮玲瓏惟帝涉兮茂禎福惟帝格兮被災
凶翔龍旂兮日下渺鸞輅兮雲中沐蘭浴華兮弱質
歛芳食菲兮憑衷歛參差兮奏疏越擊玉磬兮叩金

鑪舞靈巫兮媚媼真桂醕兮芳釀帝之來兮不來千
秋萬歲兮故宮

右迎神

帝之去兮駕玉蚪畢方並轄兮飛廉騶節煌煌兮捐
金玦鑿噦噦兮還瓊軸惟帝福兮兩暘若惟帝威兮
疵厲廖光冕拱兮豐樂翠華竦兮隱憂斟石泉兮清
酌采澗蘋兮潔脩築蘭宮兮桂室張蕙幌兮荃網仁
為樽兮義為俎忠為肴兮誠為羞帝之去兮不去千
秋萬歲兮神州

右送神

關伯祠記略

侯有造

睢陽古宋地本帝嚳高辛氏子關伯所居之商邱邱
距城三里許高八十尺周二百步丘之精氣上應列
星世稱關伯臺卽是邱也郡乃辰宿之分伯遷此主
其祀此帝王世紀春秋杜預之論也陶唐氏以爲火
正曰伯者所以有功而食其墟商邱祠宇在照碧堂
之西此晁補之之手筆也伯火官掌祭火星行火政
後世以爲太祖相土契之曾孫代伯宋其後也此事

物紀原胡宿之策也爰三紀所載與預宿諸儒之論
考之帝嘗都于亳陵廟成在近郊距是邦餘一舍世
號高辛里歷亘古而不易夫伯固帝之子黃帝五世
孫聖裔也唐堯亦帝之子以火德王而伯王辰祀廼
聖德也聖德聖裔血食一方固無疑矣後之作者不
失商邱扁祀之舊舉是祀者稽乎此制遵乎此典庶
幾可也祀廢壬辰之變其所存者惟邱耳後人不稽
所以然之故遂建王母祠于其上逮至元大德間相
國史公閱府子棟知此郡今翰林侍讀學士李銓為

府倅前太子諭德趙惟新判歸德語翰林國史院編
脩官江漢高郵幕官劉滋內翰李暉傷流浴之謬舉
亟命以闕祠易之凡數年終輟前論後又歷年三十
餘載江西行省叅知政事王公仁亦嘗語郡之右族
以伯祠興復為託未有以應之者建康財賦提舉范
君庭璧聞公之論奮然力為建祠三楹於是邱絕頂
徙王母祠于邱麓不煩有司不勞民力凡棟楠棖題
之用工匠百色之需像設如制器皿咸新凡用寶鈔
三百錠有奇皆庭璧已貲

重建伊尹殿記略

侯有造

穀熟之南舊縣即古亳故墟圖志散亡無從考証亦不知何代而建兩城之間有塚畝餘三十之廣世為伊塚塚前建祠祠設其像即古巡檢李士良率鄉耆卞溫輩創建歸德總府歲時遣官致祭亦嘗奉詔非常祀也

伊尹墓祠記

張元忠

穀熟昔為名鎮乃三亳故墟之一外紀所載伊尹歿帝沃丁以禮致葬于亳即其地也世傳伊墓在焉其

墓周圍廣數十畝。岌若重岡。雖經河患。陵谷變遷。未嘗湮沒。況金元縣治之碑。其迹不泯。表其南門曰瞻聖門。蓋以其墓奠于南故也。先以縣事併入睢陽。惟茲地以巡檢領之。適開封李士良是職。鎮任是士。警捕有方。而人民無擾。常以舉廢興。陸為務。初境內有寯得鄉。帝嘗氏之陵。廟在焉。土俗因以地名。目其鄉曰高辛鄉。士良以為上古帝王之名。以為鄉邑之號。良所未宜。移文有司。復為寯得鄉。又以伊墓在茲。不為廟貌。何以瞻仰。於是首捐已俸。採訪永備。倉使趙

義里人卞溫鳩工聚材構祠于墓所考循禮制敬設
聖儀俾四方之人有所欽崇此吾儕勇于為義者也
夫聖德聖謨載諸經傳炳若星日與天地相終始豈
一拳石之可述也雖然三代以降數千載之下不有
是舉曷以知聖人所以為聖人數千載之下不有是
祠曷以知聖人之享血食於無窮也誠可嘉尚于是
手記

重建睢陽雙廟記

徐瑛

唐張許死節廟食睢陽以南霽雲配世稱雙廟者是

也歷代贈官皆至州大督督既而增祀賈賁雷萬春
復稱五王廟宋大觀中賜爵侯謚巡忠烈遠忠義霽
雲忠壯賁忠濟萬春忠勇而表其廟曰協忠紹興中
因鹽官有忠義侯廟詔許增祀如睢陽又合東平太
守姚闓以配並賜爵上公其于褒忠勵節至矣睢陽
廟舊在城南七里所金末河南被兵蕩毀無孑遺邑
之耆老相與謀欲構故基以祠張許前後數十年不
潰于城至元二十有六年主簿柴叔武率里人好事
者以為城南去人遠遠香火不便卜地于睢陽城中

面照碧堂而為之祠介前歸德府判監察御史王茂
來問古稱雙廟張巡許遠而已既以南配又增實需
往制如此今襲而復之於義何如仍乞文以記余謂
自古當大患難立大名節非一手足之所能致奔走
先後品量巨細人人雖殊而趨事赴工之心捐軀報
國之志則一而已祀此遺彼後何以勸况二君孤危
之際膏歛割肌以啖衆分所愛之肉以享士同甘苦
共死生之意何如若尸而況之薦糶寅潔來歆來享
風虎雲龍其必景從上下四方也無疑遠稽唐文近

徵宋禮俾有位而得記者咸秩焉柴叔武之舉不為
過嗚呼事有不切身者而興懷人有不同時而共憤
是可觀也已余義之而有感焉睢陽祀節三十六人
史稱寧陵之功別將二十有五後皆從巡祀難而姓

名之可見者僅二十有一

石承平李辭陸元鏗朱珪
宋若虛楊振威狀慶禮馬

日昇張維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
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馮願孫廷珪一作廷俊

祀又弗及今祀于廟者纔六宅所遺落者亦多矣或
曰忠臣義士知盡吾忠義而已生而心不能白于時
死而名不得聞于後者何限謂封侯廟食足以待天

下之忠臣義士則否。余曰：是忠臣義士之心也。有天下國家而為是言，則非所以訓故、雙廟、忠義之寄也。將以啟天下忠臣義士之心也。錄張許而不盡見，諸將固為唐之史氏惜，修祀典而不敢遺數公。余猶為天下國家幸，舉不祀不足為諸公毫末輕重，而增一祀則於天典民彝千鈞也。嗚呼！是役也有足書者，而余有感焉。歐陽公錄死節五代僅得三人，其難如此。世變日下，安得搜五百年之廢典而盡祠睢陽死節者哉。

孝烈將軍祠像辨正記

侯有造

將軍魏氏本處子名木蘭、亮之譙人也。世傳可汗募兵，孝烈痛父老羸，弟妹皆稚，駭慨然代行服甲冑，韃橐操戈躍馬馳，神功苦鈍，剄戎陣，膽氣不少衰。人莫窺非男也。歷年一紀，交鋒十有八戰，策勲十二轉，朝覲天子，喜其勇功，授以尚書，隆寵不赴。懇奏省視，擁兵還譙，造父室釋戎服，復閨栒，舉皆驚駭，咸謂自有生民以來，蓋未見也。衛兵振旅還，以異事聞于朝，召復赴闕，欲納宮中。將軍曰：「臣無媿君禮制，以死誓拒。」

之勢力加迫遂自盡所以追贈有考烈之謚也至治
癸亥冬歸德幕府官孫思榮來自完州附郡儒韓彥
舉所述完志以謂古完廟貌凡五比歲毀其一今所
存者尚四歲遇四月八日有司率耆士邦民大享祀
烏神既靈異有禱即應比海內共傳者也徽將軍以
勞定國有大功于一方之民數百年之下斷斷乎不
得預祀典享血食比元儒故太子贊善劉廷直所撰
完碑睢陽境南東距八十里曰營郭即古臺方城考
烈之故墟也亦建祠像土人亦以四月八日致祭乃

將軍生朝沿習古老之云也故國子助教馬利用子
克明時尉城父考之爐石刊志乃金源太和間教武
校尉歸德府穀熟縣營城鎮酒都監烏林荅散忽刺
重建大殿獻殿各三間創塑神像侍人有七題額不
曰孝烈而曰昭烈不曰將軍而曰小娘子復以將軍
之名誤為宰相之姓將軍所自出誤稱宰相之女皆
非也其興隆起廢祠存像在後世因之奉祀不廢禮
宜附書况將軍之父乃潛德力農兵明矣踵此訛傳
不即釐正切為庸俗之惑殆非一方崇神之意元統

甲戌曲陽梁君思溫尹睢陽力贊耆老湯德等捐已
財鬻石于山求文備之凡用寶鈔二千五百貫遂有
正名定論器識之高非淺鄙所能企及也歸德府倅
中山馬公德麟聞茲善舉懇謂余言將軍塚廟居宛
城東者所謂五廟之一孝烈遺骸安居此塚距吾家
九十里其廟刊木為相烏帽紅顏服紫腰金神目雷
爍儼然如在其上歲遇旱澇失常有禱即應邦人輦
致降神盤桓水面驅人風飛吾目擊顯靈如此今德
垂老明正典牧未遑之舉神之鑒祐子孫其昌乎愚

率德瞻拜祠像乃冠佩閨極與完像不同適定符契
前辭着我舊裳之句德謂衆曰木蘭詞固云然也孝
烈既受封謚大享廟食願以命工增塑將軍之像真
安獻殿不易正像之塑庶幾兩全之若庶贊美不已
繪師楊德即歸德人也昔有自備金碧粧鑿神像之
願今聞湯氏復有此論響應結終其製此善事收功
不謀而同蓋以良心之發故也鄉士劉宗本文學史
載孝義卞溫土人趙輝拔以德之虔心以文見徵謀
及倅尹二公遂更扁曰孝烈將軍之祠庶契完制不

失奉神之正愚按木蘭辭形容孝烈始終盡矣近代名公祇云某代所作其將軍勲列未及也考之詩選正宗以無名氏目之惟先尊縉山先生家藏宋儒陳仁王德翁詩統烈于隋詩之下況此辭唐朔方節度使韋元甫始得于民間可汗之稱始自突厥今辭有可汗等語意韻殊古當是隋初所作信斯言矣又我元秘書監古今樂錄亦云元甫續附雖然愚嘗論之可汗即突厥帝號突厥世居朔塞始見晉武之史將軍譙人譙即今亳州也按彼去此何啻數千里之遠

辭云點兵問欲皆稱可汗不書華夏國號何哉言流
求源遍考國史隋恭帝義此地突厥立劉武周為定
陽可汗又立梁師都為始畢可汗國號梁改元永隆
師都乃逆突厥居河南之地是故此境之兵稱隸可
汗之繇也復以宋儒程泰之非隋即唐之論擬之蓋
得其世代矣况孝烈追贈乃唐之謚贊詠詩什杜牧
首倡殊無唐儒之前作者決以將軍之為隋人無疑
然以前辭爺娘者三稱女者五稱木蘭者四稱兄妹
稱兒者二至於開閨坐床脫袍着裳雌雄之辨稱我

者五形容孝烈肺肝呈露詳玩此辭疑即將軍自述
曷以言之歷代女子凡立名節于天地間名不死者
無此間世超異之才必無此出類拔萃操烈必不能
建不世出戰敵之功而享廟食無窮者也管見之愚
未敢為然容後知者訂正可也雖然大丈夫立斯世
也其負英雄豪傑之氣立奇節建大功垂名不泯者
世豈乏人蓋薄夫慙懦夫鄙強悍者陷于惡庸魯者
流于蠢萬一而遇父兄之嚴師友之教以義理薰陶
其性情以詩書增益其聞見其能變化氣質去慙變

惡易蠢敗庸者尚不一二見之况涉世之間處世之
變竟不知死節之義為何如良可悲耳夫孝烈心生
長閨闈當隋末兵爭之世三世微將軍處山嶽不拔
金石不易何以建亘古未聞之功天地始終之烈也
今幾千載凜凜如生惡者聞風而感化變強悍而為
純良蠢者慕德而改轍易庸俗而為剛勇俾薄夫敦
懦夫有立志豈庸建功立節超越古今烈女之右實
可為丈夫碌碌于世無能為之流之深恥也

高文鼎

卷之十

詩

商邱縣志卷十五

藝文

禱著

明

重修微子廟記

倪岳

宏治癸丑冬巡撫河南督察院右副督御史姑蘇徐公恪上疏言據河南開封府歸德州儒學訓導應剛等呈稱儒學東偏故有祠一所自宋元以來祀殷上公微子歲久祠壞祀亦廢缺考之微子周成王時受

封于宋以奉湯祀今歸德實其故都祠無完屋祭非
專享竊所未安况微子克孝之德無愧作賓自靖之
心不顧行遯周室封之備一王之典孔子論之首三
仁之列蓋天下萬世所共景仰而分土立國之地顧
不享一籩一豆之奉豈朝廷崇德之意哉况以始封
則泰伯有祀于吳以同時則比干有祀于衛考禮按
章理宜祀祭而守茲土者未遑舉行誠為缺典欲令
歸德州擇地之宜崇建微子祠如泰伯比干故事春
秋致祭庶以遠慰仁賢于千古聿新觀聽于一時事

下禮部議謂茲崇祀先賢國之令典有司之常職今
歸德既有微子故祠宜如所請量為修飭以時祭祀
考覈以聞詔曰可於是知歸德州事周侯誥承命惟
謹庀工構材撤舊易新拓其故址為禮殿為前廈左
右廡為重門各三楹廣庭崇墉有嚴有翼中塑像章
服有制供噐咸備享禮具舉肇工于甲寅中春越二
月告成州之人士獲睹故祠之復實惟徐公之德誥
乃圖不朽計龔貞石走書幣以予承乏禮曹詳其顛
末請一言以識諸祠謹按詩書所載及史記世家云

微子啟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也封微子以畿內諸
侯為紂卿士紂既立不明微子數諫不聽痛殷之將
亡乃謀之太師箕子少師比干釋位以去武王克殷
封之于宋成王殺紂子武庚遂誥命微子修其禮樂
以奉湯祀都于商邱歷漢迄唐更曰睢陽至宋陞為
南京應天府正今歸德之地去城西南十二里微子
墓在焉是則歸德固仁賢肇基託體之區秩而祀之
理亦宜哉雖然崇祀先賢故有司之職世規規簿書
期會之末者於此不啻加之意是祠之始蓋自趙宋

以王業所基建諸墓側後徙城內之西南隅國朝景
泰間知州席貴移置學東後圯于水天順間知州蔣
魁重建于學內之東偏即今祠所在越歲溢遠祠益
頽廢適侯來知州事祇謁興歎慨然以興復為己任
值歲歉未果是以一聞徐公報可之命竭力修舉增
飭其舊照修常事秩在祀典千載之廢一日而備視
他日有司緩于當務之急者其賢多矣嗟夫微子存
殷歸周之大節自孔子稱三仁之後皦然如揭白日
於中天將與天地相為悠久固無繫于祠之有無然

高郵縣志 卷之九
廟祀
祀始于宋而廟食弗稱其於聖朝崇賢褒德之治豈
宜哉使非徐公考古而倡言周侯嚮義而勇為顧欲
克底于成如今日者蓋亦難矣遂不辭而序次其畧
俾刻置祠下庸以告之後之人

重建協忠廟記

羅汝敬

士之致身當時以能廟食百世使人不忘者必其行
義足以勵俗智謀足以尊主庇民也若歸德州之協
忠廟祀者其度幾乎歸德唐之睢陽郡為江淮保障
為關陝襟喉安史扇妖河北州郡悉皆霍靡惟真源

令張公巡以其杖節之衆赴郡守許公遠相與力保
孤城以遏賊鋒蓋以睢陽存關陝可固東南可保而
中興事績可圖也方此之時控弦之寇累十萬而睢
陽疲卒纒數千孰不以為城破猶反掌况望其能匡
復唐室者乎二公同心同力奮不顧身城存與存城
亡與亡于是疊出奇計以阻亂畧雖力殫城陷身斃
逆妖而再造之業實基于此報功以祀宜矣或曰二
公之功固鉅矣第剪滅凶醜于二公既死之後再造
唐室乃李郭輩百戰之餘為可惜耳噫是豈足與論

成敗之數耶夫再造之功非成于成功之日逆妖之
破非破于俘馘之時向使睢陽失折衝之機則妖騎
長驅東南板蕩彼四節度者且不能取睢陽李郭雖
萬又安能摧勅敵以廓清寰宇哉矧二公既死而不
亡有如是夫祀以報之誠宜也同赴二公之難時則
有若名將南霽雲雷萬春城父令姚閏單父尉賈賁
皆一時人傑知有二公之命而不知有其身者故各
得以其功配享廟舊在城南七里許元至元間以兵
燹之餘廟無孑遺去城遼遠不便香火至簿柴叔武

乃卜地移置城南上近州人又間以祈禱不便告按
察僉事劉君咸州守李君志指揮趙君勝偕僚屬以
下乃相吉地州治東率諸好事者捐奉資以徙烏庀
材營建廟屋為殿者三間為廡者東西各稱是為儀
門者三門外門一座皆像神儀于其中周圍為垣對
樹佳木扁則榆林朱君孔易大書協忠廟宇完飭宏
敞輪奐一新足稱神棲而使瞻仰矣既落成郡人鴻
臚卿徐君永達徵文以志顛末嗟夫二公之忠誠在
天地二公之勲名在史官所不必書若夫所以尊主

高武廟志 卷之五
五

庇民而砥礪名教者固不可遺也姑著之麗牲之石
如此且系之詩俾祠者歌焉詩曰在昔阿莘機禍亮
唐室有半淪妖風茅孽狂蕩騰逆蹤二十四郡誰其
雄人豪挺特張許公協德比義嬰孤墮斬梟殲蟻摧
逆鋒刀幹綱紀天無功崇功報德元祀同城頭雙廟
褒典崇邁來徙吉州治東靈耀益振秩益隆民康物
阜年屢豐景貺攸萃昭精忠翠珉有刻垂無窮

重建睢陽五老祠記

呂 枏

睢陽五老者宋太子少師杜衍侍郎王洙司農鄉畢

世長郎中朱貫馮平也五人者之致仕居里也年皆八十上下用唐白樂天香山九老故事結社賦詩不干時事睢陽人敬如著蔡至繪像以傳其歿也里人祠而尸祝之蓋在歸德城西數里云歲久其祠傾圮今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臨安俞公琳乃重建焉公初舉進士為行人憲宗差典周王喪禮途感瘧疾幾不能生舟次歸德乃仰天嘆曰琳五歲而孤賴母教育至有今日萬一客死遺母就養天如佑我獲事母終死亦無憾失聲痛哭醫侍皆泣是夕忽夢五老鬚眉

皓白身僅三尺立語之曰汝母壽高汝壽亦遠官且崇顯病當尋愈公即請問答曰此地五老人耳旦訪其詳則所謂有宋睢陽五老也公病中言曰若果是琳當為五老修復此祠厥後公母太夫人果年至八十有七而終公官果至今秩年已越七袞而五老祠則自為行人為御史為通政時已營建之矣未記之石也至是公四疏乞休歸臨安寓書請記嗟乎予嘗讀宋史矣見斫為開封權要不敢干典銓衡胥吏不敢與為宰相徼倖無所得至封還內降減省調發給

散公祖仲淹門士也與爭是非而不愠韓富同案也
每事咨問而不驕既退不葺居第遇兄厚于幼時蓋
宋之耄期稱道不亂者也而渙長貫平任雖不至世
昌行亦類之是其生能有聞于前故其死能有知于
後若公者雖徼斯夢而或經斯地亦當召其守官興
祠廟以倡風化矣而況其神之靈托公以顯如是哉
雖然予嘗謂公有五德焉醇厚博雅無巧偽習曰厚
受而不剝以任閒散不求人知曰多靖而不折儉省
民費百工咸理曰有功而不居權勢通顯視之泊如

日見美而不貪命餉邊師無所顧忌曰見難而不憚則公固今之杜衍也臨安之杜亦當無忝睢陽然則斯祠之建豈惟宋五老為可傳哉

顏魯公祠記

喬世寧

顏魯公守平原功大故祠祀平原當時義烈終蔡州也乃蔡又祠祀焉而鄉鄉祠則又以文獻故里也歸德舊無魯公祠歸德祠則建自監察御史王公楠君子曰禮有以義起者也始王公視事歸德也問郡中故實郡唐之宋州地有八關齋會報德記石幢云記

蓋顏魯公撰書在故開元廢寺中自會昌時詔毀而
是記也以時禁嚴乃亦毀其半以應詔使而後刺史
崔倬者復訪其摹本補刻焉碑有善有不善故今有
顏崔之辯云監察公既闕武歸過廢寺下觀焉而叅
政喬世寧僉事賈樞郭惟清都指揮韓璽從之見所
謂石幢者柱形八面頂如覆釜顧材製特異而魯公
又詞翰並佳斯亦可謂郡中三絕矣已乃讀其記則
宋州刺史徐向率屬吏父老為河南節度使田神功
建也神功救李岑解宋州之圍此其有德于宋州者

甚大故方其寢疾也而宋州將吏為作八關齋會云
公乃又顧嘆曰八關者乃佛氏戒規也而飯僧懺悔
事不雅馴不足傳于後世學士家何以稱焉彼獨重
魯公書也嗟乎魯公以風節高世乃後世以其有六
書之遺意豈所謂掇華棄實者耶宜以廢寺為魯公
祠以表風節且令郡中有以知魯公也乃遂檄郡守
南君逢吉將事而命世寔為記焉世寔徘徊石幢下
而愴然悲焉曰斯非睢陽故地邪往祿山之叛也監
城守義者惟平原與睢陽耳當其時北招河朔南蔽

江淮令唐不遂亡者獨以平原睢陽故也今睢陽人
論張許事無不憤惋泣下者彼獨不並念魯公邪故
曰禮有以義起者也乃世寧又覽魯公傳見田神功
者蓋魯公始抬起焉是神功宋州之澤皆魯公所遺
也而郡祀獨闕然湮滅不報何哉又見其遣使靈武
謁帝鳳翔又獨以忠諒經累河北此固以身殉天下
者也而希烈之難成仁取義千載高焉統之功亞李
郭節並張許所謂社稷臣者非邪即靈武鳳翔與河
北諸郡皆可以忠貞報祀寧歸德也願歸德人獨愛

護石幢舊覆以亭亭北新作堂三楹以僧徒守之蓋
稍存八闕齋故事耳會將造佛像其中而監察公坐
即改設魯公至今春秋祠焉乃議其典則視諸張許
而題其堂曰顏魯公祠蓋帑無費金民不知役而表
忠顯義施于後世固激揚之風也今而後郡中知魯
公矣公嘗為監察御史雪河隴冤獄已又使河東以
風裁著而王公楠以御史巡察其嘉尚若此此其中
蓋有合也

睢陽五老遺像碑記

剛節

朱景賢

歸德即古睢陽龍龜之英河山之秀既鍾往古間發
後世在唐則張許二公精忠大節保障江淮名垂宇
宙後世大其功而創六忠祠宇在宋則五老諸公隆
德碩輔耆年掛冠優游桑梓當時榮其事而繪五老
圖像是五老在睢陽信文獻之著蔡也事在宋至和
嘉祐間考之錢明逸紀圖序則祁公存時此圖已具
驗之歐陽修借觀詩則圖像相傳宋人即珍之矣圖
故為畢氏物也自我祖兵部公五世孫信庵公六歲
附柁渡江南遷于吳復之睢陽以故宅餘地與畢氏

後易圖南歸詳見洪适所記載則此圖入吳誠非贗物矣但睢陽知有五老圖不知真蹟在吳已歷五百年又不知此圖藏我朱氏兩帖焚厄若鬼神呵護不為寒灰也我朱氏世珍此圖于吳不知五老之神在睢陽歷五百年而未散一見夢於王大泰而祀材因以寢移再見夢于俞都憲而呂內翰為之記事遺容不磨精爽不昧二者相為終始五老其睢陽偉人當與張許易地皆然者矣獨惜四氏之子姓漸滅無聞吾朱氏蟬聯振發於吳中者已十五世自信庵公

仕宋直秘閣。歷元至今朝。簪纓接武。說者謂澶淵之
役。兵部公勸寇萊公。以不殺降人爲陰德之報。故朱
氏獨昌然。朱氏宦轍。半天下。獨無至大梁。以起五老
於九原者。景賢濫官刑曹。叨承欽恤之命。徧歷兩河。
抵睢陽。將謂廟貌崇重。一郡然。瞻拜祠宇。湫隘不堪。
詢諸父老。舉莫識圖存亡。乃托其事于有司。更闢前
堂三楹。奉五老遺像。命工肖之。石并鐫其社會。賡和
詩章各一首。同置堂中。復加龕衛。使邦人見五老遺
容。宛若當世。以起其思齊之心。五老以圖像六忠。以

塑像兩祠並峙神容婉美歸郡山川寧不因諸公而
增輝也哉景賢陟土興懷追先貽後固五老之靈若
或使之而工役趨事構建速成又五老之神若相之
者矣當時守歸德郡者二府王君好學別駕趙君士
楊朱君顯節推吳郡國倫商邱令李君卿景仰前哲
表勵世風同此心也而翰誠率事其情又均焉故記
之而各繫以贊

以齒則後以爵則先魁頰霞暈大耳驪肩師相之尊
德望之先主盟斯社垂範睢陽

右祁國杜衍

伏犀貫玉豐溢兩頤官副秩宗黼黻皇儀功成名遂
解租懸車九十而康仁者其宜

右禮部侍郎王渙

長面升唇容質奇古五老之中壽莫與伍職司出納
節慎是守歸老邱園同此四友

右司農卿畢世長

修眉凝雪長鬢拂霜偕此同志梓里徜徉澶淵之役
能不殺降佑我後人奕世永昌

右兵部郎中朱貫

維顛如砥維首法天賦質龐異字度踟躕畢朱則長
王杜則少白者同游林泉嘯傲

右駕部郎中馮平

新建商邱縣儒學記

衷貞吉

按歸德故州治嘉靖乙巳得請升為府而設商邱縣
為附郭邑邑未建學廼建學則肇議於隆慶六年而
竣事於萬曆二年其議請顛委翔建規摹沈太史氏
歷歷記之矣先是余承乏未詳定經制及置學官二

員以府學弟子員百餘人復選民之秀者五十人隸
焉郡守鄭君請余記之業已脫稿而余以制歸暨庚
辰余復奉簡校士此邦邑令呂君仍從前請以諗多
士余曰沈大史記之詳矣最多士者慤慤厚矣余何
言哉雖然試以地喻夫斯學也方未鼎建塊然一區
曠庶雜處中不無榛榛莽莽者人得而踐蹂之乃一
為相土者卜吉核題飛采丹雘崇觀夫子依然以血
食萬世即諸司有職疇不趨踰伏謁其間而郡弟子
日周旋游泳以謀學行禮苟非其人曾不得一少慤

息而其地為聖人之居矣豈其地則靈哉蓋可宮者
地而成之者人故先後殊觀若此耳然則士之初名
實未聞亦地之塊然者也一日有所豎立令聞廣譽
施于身出則旣蒙蒼赤處則表正鄉閭其跡宮墻巍
煥為萬代瞻仰者奚異耶吾聞而鄉之善卜地者遠
莫伊呂若近莫二程若其策事功明道學所居地不
同而均一不失千百世以來聖賢相傳之故業也若
等產於其鄉奚必他有景慕惟求四公所為地實踐
之可也顧其地非遠於吾心忠信非其基手仁非其

宅乎禮非其門乎義非其路乎廉恥非其牆垣六經
非其戶牖乎特人舍其所可依而數數然於富貴利
達之場自以為得地卑之乎何足比數也無以培乃
基安乃宅由乃路闢乃門戶固乃垣墉守此以往則
可為伊呂可為二程馴之大聖之域可以優八不特
為晚季人物足稱述而已此吾儒之上乘也果爾則
庶幾哉無負國家立學之意而吾之所謂育才者顧
不藉有榮耶多士其勗諸或者曰方今以科目取士
藉令工藻績湛淫百家即衰然博高第矣如先生譚

得毋迂手噫否否道德功業文章非有岐而三也一
貫之致也洵能守茲實地則吐為文章發為事功小
則照耀一時大可垂光奕葉且隆隆不絕矣若徒倚
聖賢門墻而脂韋忍腴以苟附功名者即詞潤金石
貫列卿相一時君子已不韙之矣矧其後乎多士其
曷諸慎毋迂余言也即余祇命楚行行別諸士去遂
以所言鑄之石

護城隄記

李嵩

城故有護隄然庫薄環隍而近久之壞為田嘉靖丙

申河決大潰蕩我郭廬幾罄我城有司率議遷城以
辟乃地率水無可城者溺凡五年庚子春都御史餘
姚淺齋魏公有本自大理被命撫河南時嵩待罪禁
垣與魏公言隄障水使公憮然是之慨然趣所司以
從事堤四面環郭門周十有六里高視城之半後倍
之上樹之柳不數月而工竣遂城巨障云於乎堤之
功用大矣哉往庚子之水也未有及隄議者予適言
之而魏公行之亡河水亦去閔二十稔視堤為長物
行者徑之車者軌之而穴其基薪敗其毛屬以陶磚

甃城故又斧斤其木濯濯盡矣乃今未申歲復大水舟楫由于樹杪平野恚為津滙然竟賴是隄以忘患否則如魚氏何於乎我宋人其知魏公之遺也哉

重修歸德府儒學記

沈鯉

歸德故宋也宋自昔以愚稱天下如所謂守株待兔襲石為玉皆是也謂為愚信哉即或有寓言無當事不盡核者意亦彷彿其近似為之名而俗尚顛蒙與其人硜硜渾渾之狀亦大畧可睹也當時之愚而笑之也其病手及讀列國史記則固謂宋俗近古而多

其有温中篤厚君子者此何以說也輓近以來人習
巧慧尚紛華蓋有競而逐鹿也不聞守株待兔也有
飾櫝銜珠也不聞燕石于襲也昔之硜硜渾渾温中
篤厚不可見而俗益寢窳不古也 知愚固若是相

反耶茲益增吾一愚矣蓋聞莊生云黃帝遺珠於赤
水之津使知求之知弗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夫
象罔固世之所謂極愚也而何以得之而知反不如
噫嘻乎異哉茲可以觀矣我知之矣蓋道俗貴樸而
忘雕貴白而忘染也彼有生而煌煌者上知也次致

誠以求明次雖愚而不失其故而惟巧慧紛華者始
雕而染焉而下矣乃世俗則固以為知沾沾也非君
子所貴也君子不得其上也愚其次不得其次也則
與其知也寧愚愚雖不可以躋手上知而抱樸守白
不失其故猶然赤子矣嗚呼使人人而可為赤子也
其不一赫胥大庭之世而天下無事愚亦奚不可者
而笑且病之故曰古之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民之難治以其多知允哉斯言是在人上者風之矣
風之自為士始矣祠部大夫鄒公之守吾宋也蓋雅

識此意思一挽習俗之弊也而篤古以為諸士倡已
又睹學宮不修也而鼎新以居士蓋日士不見異物
而遷高則其業精專而士習可興俗化可幾而理矣
懿哉乎鄒公諸所為上知類如此惟士亦何以俟公
此意哉夫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貴稱也然非以
尋銛也蓋學宮做則庀舊以為新士習做則反新而
之舊其事同而其所繇殊路也諸君子誠有意彈冠
振衣乎蓋上知無論其次則吾願復古之愚也不願
有今之知也寧守株無獲也無競而得鹿也盍握石

為固也無飭積售欺也虛硜硜渾渾而蒙世姍笑無
巧慧芬華而沾沾自喜也何以故蓋抱璞守白不失
吾所以為赤子者也夫士而不失其所以為赤子則
固於學也無獵譽於言也無卮詞於行也無歸貌於
人無瓦合於利無攫取於患無計避而仕無速化其
處也鶉居而藪食其出也則其政悶悶其民漙漙無
所如而不愚人者而後誠可明俗亦可化久之且浸
尋生知而隣之而向之硜硜渾渾者乃所繇適道善
俗之路也奚溫中篤厚云爾也故曰愚亦奚不可也

而病且笑之昔孔子謂古有三疾而喟今不然蓋愚
居一焉豈謂其終愚即余之所望于諸君可知也雖
然有難者樸者一人而雕者十人吾不能獨是其樸
也素者一人而衣紫者十人吾安能使人不紫也夫
士處今而不波斯亦已不易而又欲舉世之禁華巧
慧者皆淫吾之耳目而孩之斯豈不愚公移山哉亦
惑矣雖然愚公移山而期之子復子孫復孫也卒能
感山神而役之夫士患無其志苟有志亦奚不可者
勉之手諸君其務獲赤水之珠使士習民俗自我復

古也斯無負鄒公之所以風勵之意與茲宮之煥然者哉亦可以解吾愚人之心矣鄒公諱學桂字國材浙東人戊辰進士以己卯八月興是役明年春正月告成其贊公斯舉者則君丞馬君相別駕周君邦爵司理陳君璧商邱尹呂侯乾健也又明年卒已而學博牛君文道齊君淑曹君士良李君惟修屬予紀斯役顧于來人也安所得知者之言而道之亦為之述其愚如此

新設商邱縣儒學記

嘉靖乙巳歸德既升州為府庠稱府庠矣廼商邱為
附屬首邑而未遑庠序之事也蓋闕典云萬曆癸酉
巡撫督御史朱公綱巡按御史褚公鈇疏學使楊公
周公議以請詔曰可其與學置博士弟子如制於是
邑始除文學博士二而繼周督學者衷公亦始置學
官弟子布功令下焉明年二月郡太守鄭公旻邑何
侯希周始卜築郡治之乾而賴公庭繪繼鄭為守以
乙亥八月工成釋菜蓋為文廟五楹學之堂三楹也
其餘凡廟學宜有者一切如制而又為文昌閣三楹

於堂之直北咸闕焉位焉與郡校甲乙稱一方首善
無闕矣後五歲庚辰邑博士張君庭槐許君汝臯率
其弟子謁余言記之且曰維今守鄒公別駕周公殷
公理司陳公方雅興文治而今尹呂侯乾健實修明
政教克續厥功是不可弗紀也於是邑人鯉紀之而
又興茲庠之游者計之曰嗟乎盛矣哉吾鄉以府庠
益州邑庠益府也蓋世稱濟濟焉亦一時俎豆之林
也盛矣哉抑予私計之此猶適養士之始也惟士才
有羸詘則論其卒也亦在士不在上憶昔王父老有

言曰吾鄉自成宏以前閩闔子弟不願為諸生章甫也學使者行縣至則有司常趣之其稍能通章句以上者輒已預以文辭科第絕少也乃其時之以士稱者則固居善俗出適用在鄉鄉重在國國重也人弗敢文辭科第少之也此始詘而卒以麗也迨後人文日益佞呶晤佔者連東西家且斌斌藻績之工也而上始操尺寸嚴象黍以限之猶策名科第者踵相接以方昔何盛也及所謂適用善俗者則不能無孫謝亦安敢謂多也此始羸而卒以詘也夫養士亦多寡

何嘗也昔者平原勝之以十九人如楚也蓋不能行
者三千焉是三千人者卒未嘗養也既遂以一言定
從而十九人錄錄焉是十九人者亦未嘗養也而所
養惟一遂故士才有羸詘則論其卒也夫養士其專
在上也今國家毓才如天地非如勝及區區勝之士
也乃所謂士品者予得私概之蓋有能明經飭行適
用善俗者是我儒之以遂稱也其上也而塵塵之藻
績媒科名無裨實用者是十九人與不能行者之類
也其下也是兩者猶筵與楹也則士宜何處焉夫瘁

心力而藻績之工科名之媒至難也率其常以明經
飭行適用善俗至易也士能奮所難而羸之乃甘心
以詘於所易抑何其不權也即有可諉者曰士適用
以遇合以才而明經飭行以厚鄉俗猶與彼無裨實
用者相萬也誰禦之而甘自詘也乃復有俗士者不
之察第見士有辭與冕而衣裳者則概曰人才人才
云又何其鄙也諸此者俱能惑士嚮而移之故士欲
卒之羸則又宜慎始也或云國家業毓才如天地則
廣儲而約以取之曰始曰卒何求之備也噫不然廣

儲約取者上所以待士厚道也士亦以自處則薄矣
不睹夫匠氏乎夫匠氏之操斤以遊於窮谷也得一
章已不勝自多也入豫章之林而所求一負則咄嗟
少之何者儲之廣則求之備也夫自茲庠設而吾鄉
豫章矣士亦何以稱匠氏昔有稱商邱子者力無敵
乎天下而不以力聞蓋成宏以前亦大都如此矣士
欲有以稱匠氏其亦吾先民是程哉故特與茲庠之
游者計之也是役也董之者潘簿一龍後先與事者
貳守魏君宗方令顧侯知類也而督學楊公者諱俊

民河中人周公諱之屏湘潭人袁公諱貞吉豫章人
流臘坡新溝記
王四維

商邱南控江淮北臨黃河環境皆有流渠渠疏則水
行而地為沃野不則津滙無禾矣流臘坡在邑東四
十里其地稱下先是河水泛溢溝輒填闕每秋雨時
至諸水奔流望之往往成川安所得禾哉無禾無室
無室無輸居民苦者蓋十禩有餘二三耆老間以疏
溝請之當事乃衆言淆亂與爭尺寸當事者類不能
果而民益俯俯憂泪沒矣歲庚辰邑侯呂公既蒞政

之三年民阜以成無他疾苦獨聞水災則布令曰有
能開陂塘修畎澮以備水患者許即陳于是居民復
以請僉謂溝不疏則田者不能償種溝一疏則出饒
田數萬畝失地尺寸莫足數也此其利害大較矣疏
之便公納之則撫然若戚之心而痼之躬親視行水
篤謀申畫度其可溝狀者深之五尺廣以半記袤計
之十五里餘上通胡提控寨受黃河支流下引文家
集河入于淮泗斯其因勢而利導者也家任之役役
任之地不煩公廩不盡民力當農隙之月甫二旬而

已告成斯其得子來會和者也民不為魚大田可歌
室家既盈而樂利享於無窮此其惠何溥而永也向
者籲天之衆咸樂公之大造也而思所以志不朽
告繼世者考之往古自禹疏九河入海固諸夏又安
功施三代矣後若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
內鄭當時引渭穿渠而渠下之田以饒光昭史冊輝
映千古斯皆禹之遺烈矣則公之功豈多讓哉公名
乾健山西之曲沃人萬曆丁丑進士沉毅而幹實政
籍籍一切在人聲稱異日自有為公備述之者此特

以志開溝歲月云

歸德府改鹽停運碑

穆文熙

國家之政惟鹽筴轉運為最巨其立政之初未有不善但其時移勢改權宜假借勢重難返遂成積蠹時窮則變達則通此非有達變之才居可為之位者不足以及任之也而軍民志感之碑所由起矣其事詳具二題疏內不具述姑述其大都蓋謂開封歸德原係山東行鹽方所至成化間始改隸山西河東其鹽價歲費三十餘萬而鹽味苦惡商人復雜以硝礮故民

棄置不用又倍價買山東長蘆之鹽食之而鬻販私
行昏夜操戈虞有不測故河南巡鹽袁公揚公山東
巡撫李公科臣蕭公苗公陳公曲公御史王公吳公
黃公俞公先後題請欲將開歸鹽課分隸山東長蘆
而大司農宋公部覆調停大索伯沈公從吏其間果
遂所請道里既近鹽復適用民無私販之嫌道無稱
兵之患而一時所省鹽金歲可三十餘萬云又歸德
衛運船七十二隻原非正額祇因成化間暫為徐泗
二衛代運相沿日久以致歸德軍餘駕運不前逃亡

傷死歲仍相借復自漕運都御史楊公李公交章題請欲行分散乃宋沈二公則又為題覆從史散之臨清各衛事體就便彼此均停而百年積困一旦若挈而去之矣夫鹽金三十餘萬二郡一歲之糧額也舡每隻非數人不行計七十餘隻每歲可千人也由昔至今所費既已不貲由今徵後所省又何可量故民感其德咸曰微吾公吾其死于追辦軍感其德咸曰微吾公吾其死于駕運而連歲天災流行大河南北雲連相望人畜幾盡至墜主上之憂發太倉粟出內

帑金數賑之尚苦弗徧然而梁宋之間民獨貼然反
為河北就食之藪者則以二事所省之利利之也凡
人利之則感感則思思則欲其名譽同乎天壤而無
傲語曰鴻鵠將將貌之美者也故人歌之德義者行
之美者也德義美故人樂之民之所歌樂美行德義
也而二公則有之故曰鴻鵠將將惟民歌之然則歌
之者因所以感之手感之因所以碑之手又碑之義
有三一謂彰往窒弊之實塞水之原循而守之不欲
其復決也一謂詔來守器不假重寄誰還作事慎始

尤而勿效之也一謂備考覈令甲久而式湮弊端久而易起宿草尚灌困獸猶鬥此足操石券以責之也或曰人臣奉命而行者也茲非至上之惠手余曰君之尊天也臣猶五官也天無為而五官率職故功自歸之而不見其功且河洛思禹粒食思稷胡獨不思堯耶惟不思堯而堯德始同天矣人臣職業有在茲非大司農之專功乎余曰堯五官同心弼成唐治舜九官亮采底績虞廷故周公治陝以西而有助于召南召南治陝以東而有資于周南事有相須職貴兼

體古之大臣未有不然今宋沈二公職服大僚凡國家大政皆得于議又兩事之害目擊尤審則其一推一輓以裨成功者在二公自有同心也故民之感之亦有同情矣碑成而願顛隆崇矣比然嶽峙行者過之莫不仰而讀俯而嘆曰二公之除此積弊者非以利鄉人也去國家蠹裕邊境之費也父老攘臂而誦功者非以私其鄉先達也欲反之于公道誦仁義也均之為公焉惟公可以感人惟公可以感于人今于茲碑見之立風矣余生也晚無所交遊然獨于二公

昔常有接膝之談見宋公凝定有神孤介絕俗能持
大議有貴育不可奪之守沈公文雅風神論議通朗
若干尋大木孑然雲表而不受風塵之色蓋天生名
世以上應五百之期而其揭亮明主流澤海內者宅
時殆無紀極矣是碑特其一班焉爾宋公名鱣字伯
敬官戶部尚書沈公名鯉字仲化官禮部尚書

朝鮮經略都御史楊公軍功碑 李廷龜

明有天下二百五十年政刑修明簿海內外無有遠
邇悉至悉臣惟是日本一域負其險遠不奉聲教秀

吉篡其君、自立專用暴力、虎吞諸島、為雄既窮、克積
悖、乃恫疑虛喝、靡所不為、歲辛卯、遣使致書、詞我虛
實、將欲假途入犯、脅以逆語、我昭敬王、據義斤絕、具
奏馳聞、越明年、賊遂傾國而來、屬久安備弛、民不知
兵、猝遇狂寇、剪焉傾覆、皇帝以為小醜、抗天紀、無故
入人國、悖逆當誅、屬國弱不支、守義罹禍、當援東民
赤吾赤子、墊水火、當救乃命文武大臣發兵討之、天
威遠暢、海內震動、蓋一蹴溷水而三都底足、諸路之
賊次第逃遁、遶南邊十餘郡、築巢窟、堅砦柵、為久

計環寇之師數年不解兵部以為不可究武用沈惟
敬計宣昭許封秀吉奉詔甚倨丁酉益調兵渡海襲
破閑山放兵四劫奉聞群議盈廷久而靡定皇帝赫
怒雄斷命選文武全才委以兵事時遼東布政司叅
政楊公鎬居憂將釋位廷議以為非公不可有詔特
起公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軍務是年
月公提偏師渡江到平壤聞賊陷南原直上先鋒已
迫畿南公移咨我昭敬王令修繕京城回守毋動即
日兼程疾馳軍吏諫勿輕進不聽遂于九月初三日

入王京、與提督麻貴以下諸將上國都南山、張軍樂、
布號令、夜挑選精壯、募各營驍將、前往剪賊、又令二
千騎為後援、公與我昭敬王、渡銅雀津、審守禦形便、
初七日、諸將遇賊于稷山、一戰大捷、斬首累百級、鏖
殺先鋒賊將、諸賊大挫、直走海邊、築幕行長屯順天、
清如步正據蔚山、東西列郡、盡為賊屯、公遺書邢總督、定
議先攻清、以斷賊左臂、遣麻提督以下諸將、擁兵而
南、選兵凡四萬、乃以十二月初八日、公只率勇兵數
百、輕裝戰中、馳過烏嶺、贊成臣李德馨、備公、迎自界

上至是隨公常在軍到義城公與德馨謀先遣降賊
呂余文潛入賊營盡得其形勢是月二十日進到慶
州軍聲大振風迅雷掣諸將不意公卒至震慄益用
命都元帥權慄率本國諸將官水陸兵一萬餘亦聽
公節制二十二日公遂進陣賊壘十里外少出兵誘
賊賊悉銳追之公與麻提督督諸將合擊大敗之斬
一千餘級獲其勇將僵尸布野日暮劄營休軍翌曉
公親上陣薄戰砲烟晦天旗彩耀日各兵乘勝奮呼
海岳皆振用飛砲火箭亂燒賊幕遂拔伴鴟亭太和

江兩柵賊焚死者無算、盡獲其器仗輜重、清正僅以
身免走保島山、悉力死拒、城峭險、士皆蟻附仰攻、壁
堅未易拔、公令各營分兵迭休圍守、數匝、賊衆渴餒、
多斃、清正閉壁不出、屢乞降、求緩師、公慮其詐不聽、
攻之益急、期殲盡、乃以賊每夜出樵汲、公令本國將
金應瑞伺捕、無遺類、日不可勝計、如是十三日、賊益
窮、感軍吏競賀、謂清正就縛、在即會、天寒大雨、泥沒
膝、人墮、指士多馬饑凍死、賊援大至、將繞出軍後、公
密察事機、麾諸將退舍、身自為殿、賊欲追躡、公返騎

突擊斬累十級、賊披靡不敢近、遂按兵還王京、休師蓄糧、以圖再舉、軍校有得罪于公者、訴質畫主事丁應泰、泰雅不善于公、因上奏劾之、國中大夫士咸合詞頌公、寃我昭敬王、據實馳奏、請留公、奏三上、冠蓋絡屬于道、天子以公名臣、重任義不苟、其進退乃命廷臣會勘、而且聽公還、戊戌夏、公罷歸、公河南人、號滄嶼、天資豪爽、慷慨有大節、臨機料敵若執左契、而決江河、軍中肅然、不聞急走疾呼、公之還也、都中男婦老少、莫不啼呼攀挽、為立石以思之、至于深山窮

谷亦皆憮然相弔若無所依信乎仁人之澤入人也
深矣雖然天時不助大功未完而咸振海上老賊氣
死此近古以來所未嘗有也賊中亦相歎至晝天
兵攻島山圖傳看於日本可見軍容之威用兵之壯
能使敵人心畏而誠服南邊諸裨莫不鼓氣張膽恃
以無恐是其一戰之功實我東韓再造之基不幸為
人所構遭誣而歸此東民之所以悲咤扼腕愈久而
愈不能忘也我昭敬王慕公深命求公像于燕京闕
歲不能得今我王嗣位購募益切歲庚戌始得遂為

生祠以祀之、乃命太師臣廷龜書其事于石、臣承命
慄恐上閣門、辭謝不獲、命遂叙公東征事迹、如左、而
系之以銘、銘曰、噫噫前歲、烏賊狂獗、乘我不戒、朵頤
遼燕、逆鋒滔天、目已無鮮、赫怒我皇、天伐用張、止亂
存亡、勝之平壤、賊乃大創、皇威遠暢、渠魁逋誅、窟彼
南隅、再肆克圖、師老而疲、告功不時、賊反乘之、悲衆
四搶、盡說北上、生聲勢長、公時受命、義先急病、一新
戎政、都人恟懼、望公來撫、若大旱雨、謂公于于、公疾
其驅、風霆載途、談笑危城、決敗筭成、胸萬甲兵、蛇豕

其奔仇威退屯國命再存島山之賊曰宜先擊滅此
朝食麻劉興李三路元帥桓桓虎視公惟威領繡鉞
是秉堂堂整整分兵齊舉落其角距莫敢齟齬親冒
矢石火其二柵血醜骸積免賊褫魄乞命窮蹙孤鹿
氣伏威振枝桑勢鞏鸞防我武維揚功實在斯將大
有為壞之者誰公歸不復公績蓋白彼讒因極天子
曰咨惟予汝知汝功可思何以旌功玉節總戎大纛
崇崇綺歟我公再造我東偉烈英風公之治軍不寬
不煩令肅恩敷公之制敵得人死力忠義所激公之

東下躬約以化、不威而怕云何不思公實生之攀慕
莫追漢城之陽有祠輝煌公像在堂白羽綸巾立髮
嚼齧含噫未伸、英姿颯爽鎮我保障沒世瞻想勒此
貞珉事與名新萬古精神

重修歸德府明倫堂記

侯恪

崇禎元年今天子神聖御極首誅逆裔臣魏忠賢等
一時日月重朗乾坤更新遂大計天下吏較其賢否
而黜陟之於是郡大夫薛公以治行等一舉卓異錫
宴賞有差俾還本郡天子憫然念德教之不專不可

以致治乃命所司以久任責成功薛公來屬其俊士
而告之曰天子俾余久守爾土爾土自微子建學以
來風俗淳厚教化修明且吾夫子習禮之遺績在焉
禮明則分定分定則教行故往者逆祠遍天下而爾
郡守禮抗不從也乃者學堂告顏育才無地余恐彝
倫之不明教化之不興終為守土者羞其議所以脩
之於是鳩工庀材出俸金若干及前守丹陽湯公道
衡捐貲贖鏹若干佐之重薨翼日畫棟承雲人工稱
輪奐之美庶士興威儀之嘆脩既成薛公屬余記其

事余嘆曰卓哉薛公之脩茲堂乎先王之治比閭族
黨莫不有學皆所以明人倫教綱常也人倫既明綱
常無斁故其成也道德同宗本末相應上有溥厚之
求而下無越軼之行未始有戾焉往者逆璫擅政濁
亂天常於是有五拜以為容九千以為頌者而君臣
之倫廢於是有稱男以獻媚作孫以取悅者而父子
之倫乖於是有以臣妾為蹇脩議驚驚於丹穴者而
夫婦之倫傷於是有結逆孽為棠棣依奧援如鵲鴿
者而兄弟之倫薄於是有見利而援肺肝如平生遇

害而下井石相排擠者而朋友之倫壞此其人皆素
稱俊士自鄉而貢之王冢者豈其不明於道耶上之
人無所以提醒其心而勢利相搏憂患相乘故綱常
之念頽輕漸漸滅以幾於盡耳大夫慨然於此而
重脩此堂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小民新於下豈獨
士無越思雖比屋可封也昔唐安史之亂張巡許遠
守睢陽為江淮保障迨使郭李諸將得一意北方以
成至德之功抑宦師武臣力足相抗哉無亦惟是君
臣大義固結者素故數萬人雖死不渝耳然則此堂

之脩雖於此倫並不朽可也公諱玉衡原名三台字
緯符別號高塵己未會魁浙之定海人

論中原流賊形勢疏

候

恂子方

寇惠積十五年而始大非可一朝圖也由秦入豫一
敗汪喬年再敗傅宗龍而天下之強兵勁馬皆為賊
有矣賊騎數萬為一隊飄忽若風雨過無堅城因資
於我官軍但尾其後問所向而已卒或及之馬墮士
餓甚且以賜劍之靈不能使閉城之縣令出門一見
運一束芻饋一斛米此其所以往往挫衄也今賊氛

告迫全豫已陷其七八藩王待救望若雲霓然自他
日言之中原為天下腹心自今日言之乃糜破之區
耳自藩王言之維城固重自天下安危大計言之則
維城當不急於社稷臣為諸道統率身任平賊其可
言舍汴不援但臣所統七鎮合之不過數萬人而四
鎮尚未到也馮河而前無論輕身非長子之義亦使
群賊望之測其虛實玩易朝廷矣賊中情形臣已具
悉大約饑則聚掠飽則棄餘已因之糧不知積嗇地
生之利未聞屯種且多久甫思歸中宵兩泣以衆積

強難驟櫻其鋒然其強易散可持久而定也賊中聯
營各部如曹操一支窺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陰相猜
貳而袁時中有步卒二三十萬則已去而顯與為敵
矣惟是彼之情實難以猝與我通而當事秉鉞者避
疑賊之嫌又皆畏首畏尾不肯一擔當利害為國遠
圖以致機會之未覩而坐失此即朝更一撫夕易一
督而省臺言兵事之臣章疏日數十上豈能錙銖有
濟哉誠能省朝中議論行間外軍法不顧責備不徇
人情厚集兵力養威畜重伺隙設間潰其腹心賊必

變自内生惟在任事之人肯捐去形迹一捨其身與
否而陛下聽之斷與不斷任之力與不力耳故為今
計苟有確見莫若以河南委之令保定撫臣楊進山
東撫臣王永吉北護河鳳陽撫臣馬士英淮徐撫臣
史可法南遏賊衝而以秦陝督臣孫傳庭塞潼關臣
率左良玉固荆襄凡此所以斷其奔佚之路也臣鄉
自賊中來者皆言百萬今且以人五十萬馬十萬計
人食日一升合馬日食三升合則是所至之處日得
八千鍾粟也中原赤地千里望絕人煙自茲以往安

所致此哉目今兵強無過良玉良玉為臣舊部每對
臣使涕泣有報効之心三過臣里皆向臣老父叩頭
不敢擾及草木私恩如此豈肯負國但從前督輔駕
馭乖方兼之兵多食寡調遺為難誠使臣得馳赴其
軍宣諭將士鼓以忠義用三楚之糧養全鎮之兵臣
不就度支闕餉陛下亦不必下軍令狀責取戰期機
有可乘即東出與孫傳庭合群賊腹背饑擾馳突無
所不相屠滅必自降散舍此不圖而欲急已潰之中
原失可扼之險要蛇豕肆囂恐其禍有不止於藩王

者此社稷之憂而非小小成敗之計也

按是奏入朝廷不能用不三年而有明之社墟矣
此文本非商邱一邑之事而商邑之臣能籌國家
之大計不可謂非人材之傑出者君子不以人廢
言況其人更有足傳者乎故亦入之藝文之篇非
自牴牾其條例也

糾冢臣銓政大弊疏

宋 權

竊惟時事艱難至今日極矣遠近交亂塗炭生民中
外袖手莫知所措用人不效債事至此故臣昨具首

議用人一疏以責吏兵兩部連日流氛甚熾鋒烟四
起皇上焦勞日復一日溯流窮源有一禍本最深最
大人人知之而不敢言人人知之而不肯言因循蒙
濶數十年于茲今日乃種種破壞事事潰決臣復畏
禍不言臣罪當死敢以兩言而盡曰緊要之地多非
為朝廷任事之人而用人之始原無為朝廷得人之
意耳姑無毛舉其細僅就撫臣道臣兩大事言之即
兩大弊也舉人進士但論才幹不論資格聖諭煌煌
不啻再三而用人者不可破定謂進士勝于舉人

若然則百凡盤根錯節之地其當用進士無疑而歷
數險危之地有進士幾人哉大同道舉人也關內道
舉人也口北道舉人也昌平道舉人也奇嵐道舉人
也陝西之商雒道舉人也漢中道舉人也隴州道舉
人也隴右之守巡二道皆舉人也河西道則貢士也
榆林之靖邊道舉人也寧夏之河東道舉人也甘肅
之莊浪道西寧道皆舉人也而腹裡安富之地曾見
有幾舉人焉分藩臬之席者乎如云進士才長何故
置之無事之地如云舉人才短何故投之多事之區

臣非謂舉人盡不堪用而所以用舉人者非用其才也用之以代進士耳至內外輕重之懸殊則又異矣夫所貴乎京卿者為其才品兼擅可以肆應庶無忝九列清班耳乃今日險危之地膺封疆之任者幾人哉歷數諸巡撫遼東外官也山海外官也宣府外官也大同外官也冀夏外官也甘肅外官也延綏外官也登萊外官也曾見兵凶戰危之地有京卿焉出而肩承節鉞之寄者乎如謂外官望輕何為置之多事之地如謂京官望重何為逆之無事之區臣非謂外

官盡不堪用而所以用外官者非用其才也用之以
代京卿耳其餘府州縣官凡水旱之處能者不任也
盜賊之處能者不任也錢糧難完之處能者不任也
城郭不固之處能者不任也即間有一二能者除授
多事之地數月之後撫按必借題調之善地曾見撫
按有題一甲科調之兵凶戰危之地者哉所以最緊
要之地多最不堪之官賊未至而民先逃賊一到而
城即破皇上即編天下之黎庶以為兵括天下之物
力以為餉付之閩外如投之流水耳真可痛哭流涕

而長太息者也三五年前尚無規避巡撫者規避巡
撫自近日始江河日下安所底止近日通昌兩淮若
非時刻難緩定又以罪廢之人乘機啟律肯用兩京
堂哉臣子作朝廷之官乃終日所為皆破壞封疆之
事縱逃皇上之法能逃鬼神之鑒乎伏乞皇上嚴勅
吏部封疆不堪再壞生民不堪再塗大破積習共濟
時艱保朝廷之土宇人民即保自己之身家性命臣
言大紀時忌知言出禍隨然恃皇上照臨之下臣不
懼也

祭張彪文

王 縱

嗚呼軍之北也金被創而失馬彪以馬走金而步殿
以死嗚呼朝廷者金之主也金者彪之主也彪以死
全金金當何以為朝廷報耶嗚呼彪不死矣

祭許經文

嗚呼經乎我與經共當賊鋒我脫虎口不幸也非幸
也經不免焉幸也非不幸也我愧經矣嗚呼生為烈
丈夫死當為厲鬼殺賊可也

商邱縣志卷十六

藝文

雜著

本朝

重修察院三司記

劉之驥

自京師以達江南三千里以及吳越之區閩甌之鄉
達官之以王事出者反者蓋絡繹于宋焉而又中州
諸上官來巡于茲土者趾相錯也胥于公署焉是資
勝國自京師以達于江南陸則由山左水則由通會

河以宋之陸道而紆而東遠且數百里也宋之公署
所迓送者不過中州諸上官來巡于茲土者耳鼎革
之初曹濮之間榆園寇滋而山左陸道水道有震驚
之虞于是江南吳越閩甌之以王事出者反者盡由
于茲兵馬之盤息供億之煩興百倍于勝國而宋當
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民逃竄舊有南察院布
政按察兵備三司額恒敗瓦荆榛滿目以故江南吳
越閩甌之以王事出者反者及中州諸上官之來巡
于茲土者悉擇民居以厝之或湫隘而不容或渙散

而無制官民逼處上與下交病焉順治十年春余以
謫方來令予茲惻然憂之即欲創建察院及三司然
當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民逃竄而又兵馬盤
息供億煩興計工庀材將安出手不得已仍暫擇民
居厝之而日夜勸墾闢招流徙節歲祿越二年而南
察院大堂五楹成尋又置東西各三楹以及儀門周
以垣牆而規模具矣越二年而察院之西隅布政按
察兵備三司中修一司而大堂五楹成而後堂三楹
成東西吏書房各七楹有大門有中門堂之東西各

有廚三楹門之外有屏有垣旁有郡守邑宰之候謁
上官者各三楹而規模具而且悉矣此中一司也而
左右兩司尚有待焉夫此二公署也以之修于勝國
之時兵火未加物力充牣呼吸可以猝辦然以之修
于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民逃竄而又兵馬盤
息供億煩興之餘則憂憂乎其難之故萃數年之心
力所構僅僅如此勒于石以志地殘也民貧也物力
之艱也非以志余勤也

園去城十里而遙無所因襲平地創修絕去彫蕘朱
檻一切繁華富麗之相故茅屋亭亭如野人居如處
士家心遠地偏衆中而有物外之況園可五十畝乃
竭前後數十年之擘畫物力人力畢萃于此蓋嘗總
而計之園內有草堂一主人於焉肅賓草樓一主人
於焉擁書草屋四一為收貯圖玩之所一為佳客下
榻之所其二則主人夏日於焉納涼冬日於焉負暄
小臺一主人中秋於焉舉杯邀月九日於焉登高泛
菊斗室一繞可容膝主人於焉撫南窗以寄傲者也

河房一所前臨長溪旁對假山主人於焉垂釣於焉
放舟又有高亭一牡丹之金屋也大亭一梅花之玉
照也小亭四丁香之憇瑞香之睡榴之子榛之實分
席而專房也殿屋三前後相望其南則芍藥翻階之
地其北則憇鶴軒有鶴數隻鼓翼翔舞引吭高唳每
一觀之輒作天際真人想又北則背山臨流右有夢
庵庵前專植芭蕉左有退庵庵前專植黃楊庵內各
有曲几小榻主人於焉偷閑習靜者也屋之西仍擬
作長廊數楹憇鶴軒之前仍擬作高坊一架有志未

遠又有假山三座以石為骨以土為肉取奇石之有
峰有巒可洞可壑峭聳而如立偃蹇而如臥者因形
其勢次第羅之加以危橋欹側細卉蒙茸畧想像唐
宋名手山水筆意又奇石三方空靈秀拔塊然獨處
可以當米老端笏拜揖長溪一灣滿種荷花荇藻掩
映游鱗出没兩岸垂陽之下繫一小艇恍似江南水
村方塘一泓高柳古藤盤其旁翠竹碧梧樹其後零
雨夜滴爽露晨流竟似人間蓬壺矣復於地北闢一
小園園有梅花屋一芍藥亭一牡丹草亭一草堂一

萬紫千紅絢爛奪目主人於焉快意適觀園之北有
隙地焉更為別圃黃土築牆折柳樊之左接竹畦右
連杏苑萱草為徑萱花為柵區分其地列種瓜蓀以
備不時之採擷而間得奇種別品為大園之末曾有
者則叅差植之隨時隨意無復行列復有隨喜亭一
整木成架以布幔之居士自題其額曰東坡有亭名
曰選勝予帥其意名曰隨喜隨喜者言夫美景良辰
賞心樂事隨時可喜隨地可喜亦隨人可喜也其亭
規製甚小兩人可昇到處可坐陌上草薰藉之而遊

春暉嶺頭雲冷守之以延秋月聚花片以為茵掃紅
葉而煮酒則主人任意隨喜於焉遊戲者也約畧花
木之屬有竹數種延亘不啻數萬竿古詩所謂有地
竹林多者庶幾近之松八十株檜栢一百株梧桐八
十株垂柳年老絲長者三十株桂花六十株玉蘭九
株蘭花十叢山茶二十株夾竹桃五十株臘梅一千
二百株千葉春梅二百五十株牡丹一千三百本芍
藥一千六百本名菊六十種蓮花三池虎刺五株枸
杞黃楊水竹梔子怪松各數株其餘嫩草雜花不計

其數園之西乃為果園園之東乃為菜園此外乃為
桃杏李奈櫻桃之林少者以百計多者以千計蓋北
地風高氣寒南花如枇杷柑橘之類購之不易養之
更難且多不結子僅可具品無勞多收若乃園中大
景可以快賞者自松風竹雨而外四時不絕真令人
應接不暇而點綴其間者各極一時之秀每當盛開
時招佳賓共賞不則獨酌其下欣然陶然自喻適志
浮雲富貴實不知老之將至也主人姓侯名恂字若
谷別號六真居士

重修書院碑記

侯方域

順治八年燕山王公來守歸德首下教博士弟子問以郡之政所宜先者博士弟子對曰歸有范文正公書院先太守鄭公嘗沿其意而創大之以儲歸之材居有號舍贍有田課試有約行之既久歸之名公鉅卿接踵其間出為當世用不絕而士風亦群感動淬厲蒸蒸以變今雖廢而人之謳吟思慕鄭公之澤者數十年不衰竊以為佐朝廷興道育賢郡國之政宜莫此為大公曰博士弟子言是凡書院之為舍者幾

楹其侵而居之者幾何家資餼之田幾區其官守因
而入其租稅者幾何年今坐何所其試士之期月幾
日條約之議詳而要者幾何具趣所司各以聞以付
郡博士收而掌焉蓋自鄭公去而書院之廢垂四十
年公一朝復之嗚呼偉矣博士弟子曰是不可以無
記謹按書院之設始於宋范文正公公為諸生即以
天下為己任其後參大政不久未竟厥施然所措置
率宏以遠即如在歸而歸有書院其隨地收拾人才
之意是何可一日廢也范公往而繼之來守者不能

識其意亦浸以沒滅矣。歷宋而元而明，至萬曆間始克有鄭公再舉行之。當時之人親被鄭公之澤，至於今其遺老有能言鄭公時事者，猶過書院，仰首歎，不忍輒去。豈人情固習，近而遺遠耶？抑所以繼范公之遺緒於兵火喪亂之餘久而不墜者，實鄭公力也。然則鄭公之遺緒，又其不待後之人哉？夫天下法制，代有更變，惟學校經誦之事，建國者卒無以易也。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王化之本，而菁莪棫樸之盛，所自出。是誠不可一日廢。乃自范文正公以來，上下

千百餘年而其間之創而建建而興者僅公繼鄭公
而三然則政之舉廢存亡豈不視乎其人歟倘無以
垂永久則何以告於後之人俾克守之公曰博士弟
子言是其勒石為碑而屬余為之記嗚呼余之望於
守是邦者久矣其何敢辭

重修顏魯公碑亭記

侯方域

太保宋公入相之四年而塋其親以歸既畢事矣柱
杖而遊南城為徘徊遠眺漠然大墟見有嶽嶽焉若
人之立其際疆項而不仆者願謂其從者曰是何為

者耶是非魯公之故植者碑也夫向之高臺朱題與
濠光雉影侵薄而蕩漾者也吾幼與諸生肄業而遊
者也今老矣物之變態故至此乎吾將為亭以覆之
閱月告成而命域為之記域請於公曰公之為是亭
也以魯公之人耶抑以其書也夫魯公之見厄於當
時而直伸其志其視卿相王侯與其國封爵不若脫
屣而何有于亭及其罵賊而死從容就義視吾之頭
顱身軀皆所不愛而何愛此蜉蝣鳥迹之遺哉抑公
今者天子之相也苟有所舉將觀而效之公故能書

如以為娛悅之具蘇軾嘗曰翰墨之清虛其異於聲
色財賄之或溺也特一間耳域聞古大臣之佐其君
以有為莫不勤懇於遠大之務汲汲而構造之而不
遑於小技及其治定功成然後有所退託焉以自適
如謝安石之絲竹裴晉公之松雪亦其類也今公意
者以開創之業為已畢歟而或借魯公以激法天下
之忠義長養天下之人才乃崇是亭也夫天下大矣
倘無如魯公者之神靈以往來昭回於荒文斷碣之
間是又蘇子所云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吾且見狐

狸之畫遊而鯀鱗之群舞也公之意其為是哉公曰
予之言旨矣顧吾以為少而遊焉老而不能忘也嗚
呼然則公之感於天下之變故深矣乃退而為之記

新遷顏魯公碑記

侯方域

宋郡舊有魯公碑蓋魯公所書八闕齋會報德記也
結構精妙創動聳側爰考書契肇自皇初蒼頡而遙
旋存篆隸逮夫會八體之情狀闕六勢之堂奧王羲
之一人而已而際世不長靈蹟多淹當蕭丞訪落昭
陵升遐方且方劍陪玉匣之年風雨獲金壙之日蓋

高文縣志 卷十六 九
大寶於茲秘矣獨斯碑者雲蒸霞蔚筆既斷而還連
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所謂坤輿之神奇歷千載
如一日歟以故雖間有殘闕而軼至可尋海內自縉
紳先生山林風雅之士見者未嘗不歛歛稱歎購之
惟恐不得也而兒童走卒或遊卧嬉戲其下亦從而
拱揖拜跪肅然如見其人焉豈寒燐衰草荒祠斷碣
顧足以移人性情耶抑魯公神明所係魂魄時往來
其間有使之者而然耶夫魯公名在旂常精感日月
誰不知之而一厄於盧杞再陷於李希烈當時曾不

以為重使魯公不以骨鯁處己方正忤人而徒矜矜於翰墨吾之其必為一時所慕不為一時所嫉也然則魯公之書豈非反以魯公之人掩哉而數千百年之後輒敢重愛惜山河之佳麗奸雄之氣焰曾不若拳石之孤鶩立之而不忍廢之廢之而復欲修之又何以說也八關齋去郡城南里許為魯公碑舊立處毀之者就新築也歲在崇禎戊寅春齋之址築為堞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翹遷之請余為記歲在崇禎己卯夏碑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八

十六字闕七十四字即魯公會報德記也

重修白雲寺碑記

侯方域

白雲寺者其先隙地也或曰舊為古刹有遺址焉在
宋郡之郭西南五里明崇禎之二年中書舍人吳興
君闢之為廬一廡覆之以茅以棲遊僧既一年始門
焉而堂其中置臥佛二三年乃創大殿建立三佛像
與夫金剛羅漢韋馱伽藍之屬廊廡祭厨以及棖楹
檣檻之具靡不森鮮其後歲時增而不廢迨壬午而
寇李自成益熾攻破宋城舍人奔金陵僧亦散去寺

以壞甲申寇陷京師金陵共擁立福藩子舍人復補
官於南居一歲明亡舍人棄其官歸嘗往城之西南
觀故所為白雲寺者歎曰天下之變遷淪毀于吾前
者豈皆積劫不可救耶予將為浮屠氏以終老於是
盡出家財於寺不期月悉復其舊僧請記舍人曰是
非候子不可姑待之余既歸自江南以為請余惟昔
者崇禎以前實克承慶厯之業閩左安富擊壤之叟
垂五十年不見兵革歲時伏臘若不思有所祈報以
答靈貺小之則牽羊陳豕奏鼓吹竿而祭賽于村原

之社大者乃造為梵于宮觀香火相續余嘗北歷燕
趙抵齊魯浮江淮適吳越所見通邑大都金碧晶赫
之區何啻白雲寺蓋天下人之財力當其壯盛必有
所費無以制止且侈而溢又或其甚者乃至銷磨蕩
滌於水火鋒鏑之中而不能嗇而自禁賴清靜之教
為之疏通施而設之所謂明治以禮樂幽治以鬼神
也而後世儒者如昌黎清河之徒猶相與詆焉無乃
未之恩歟嗚呼天下之變遷而淪毀者若驪山之館
水液之池金張之邸封郡世家之宮室亦已多矣曾

不得如白雲寺者復而新之舍人昔嘗官兩部豈有
所託於浮屠氏耶舍人名議姓沈氏故明相國鯉之
裔孫

壯悔堂記

侯方域

余向為堂讀書其中名之曰雜庸或曰昔司馬相如
賣酒成都市身自滌器與庸保雜作子何為其然余
曰以余目之所寓皆庸也子亦庸也余不能不舉足
出此堂又不能使此堂卒無如子者安往而不與庸
雜又其必酒壚耶嗚乎君子之自處也謙而其接物

也。茶所以蓄德也。况余少遭黨禁，又歷戎馬間，而乃傲睨若是，然則坎壈而幾殺其身，夫豈為不幸哉？忽一日念及，憮然久之。其後歷寢食不能忘，時有所創，輒思積創積思，乃知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不獨名此堂也，急別構一室，居之名曰壯悔。古者三十為壯，余是時已三十有五矣。嗚乎！以古人學成行立之年，而余始稍稍知自創。艾日其餘幾已，而復自慰曰：夫人終身老死而不知悔者，亦已多矣。壯果能悔，其尚愈諸猶，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過而能內自訟。

君子許之然則雜庸堂者毀諸曰否余將更營而新之以誌余過於無窮也

鄭氏東園記

侯方域

鄭氏東園者余少遊焉其隣人指以示余曰此沈氏之園也前三日易於鄭沈氏者相國鯉之族余猶及見之鄭氏得之二十年而鬻於今太保宋公猶言鄭氏者物未能遽忘其故也嗚乎余年三十有三憶少之嬉遊於是園者曾幾何時而園顧三易主矣先是園中有榴十年不華而是歲華鄭氏驚告曰是何祥

也已而鄭子入於庠鄭君以茂才舉州刺史歷官徐
淮副使鳴乎是果榴之祥也園有卉名水仙者種自
江南吾郡人得之多置潔室几案間而鄭氏園為盛
自壬午陽後官軍與賊更迭踞吾郡遂以鄭氏之園
為園塲卉皆為馬所食居久之天下稍定人皆復其
業而鄭氏始歸理其廢址蓋已幾十年矣卉所攜植
處忽又莖而華焉觀者曰是殆復為鄭氏祥也已而
鄭子死鄭君以其園鬻於宋氏鳴乎是何卉之不祥
也抑卉更將為宋氏祥耶特為鄭氏不祥耶夫是園

之在沈氏以前者歲久滅沒無故老知其誰氏矣其
自沈氏得之沈氏失之者不知其亦有是祥焉有是
妖焉否也或曰凡妖祥之端必其大者先見而後小
者應之方沈氏時天下太平理醇氣和妖祥之端無
自而興也其後啟禎間大亂將發而鳳皇見於西
黃河清於丁卯是殆所謂祥也而太廟血孝陵有赤
黑二鬼相與鬪是殆所謂妖也天下之大妖祥興而
小者應之舉天下之非鄭氏而榴之祥非鄭氏而卉
之妖者吾又不知其凡幾而曾不可以悉數也或曰

松入地而為脂腐蒸氣而生菌物之變化固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鄭氏之盛衰適與之會安見夫榴之果為祥而卉之果為妖也嗚乎君子惟修德而不怠焉則吉者不足喜凶者不足懼矣而況草木之變態無常者乎若其反是而必榴之祥必卉之妖將人事廢而天禍作則吾三十三年間而目見乎天下之物三易其主者何獨鄭氏園也

五老祠記

田蘭芳

睢陽五老蓋宋祁國杜公流寓是邦與王朱畢馮輩

龐皓聯翩優游觴咏邦人因而號焉者也其祠不知
創自何時疑亦守邦之大夫邑里之賢士慕其高風
碩德貌而祀之以致其景仰之意者余不及值其盛
時自往來城闕惟見棟宇摧崩石像墮污嘗送今翰
林陳公有詩云五老覆頂無片舍蓋指此也居人無
知徃徃相率遺矢其中過者傷焉二十年来凡經累
政曾未有一人念及此者亦可慨矣庚申仲夏復經
其地則見廟貌嚴翼墻垣崇深問其興起之由乃經
歷陳君與市里一二父老之所為也夫經歷非有出

政起化之貴而市里父老又非讀書論世之人乃能不靳金錢聿新廢墜如此抑亦可謂奇矣及閱縣乘則祠之經始實司空俞公病中感夢寐之事而為之而闕中呂公栴之記之也亦詳言神怪靈異之可信而已因歎苟無所為即勝事當前廢墜在目望其修而舉之也難矣無惑乎聖賢忠義以及勲業文章之流其所產之邦與夫過化之地往往任其故址湮滅遺蹟蕪沒而莫之顧也悲夫

微子廟碑記

胡國佐

代劉榛

宋殷墟也周封微子以奉殷先王之祀言能踐修成
湯之猷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上帝歆而下民協故建
為上公作賓而不臣也詩人於是賦振鷲賦有客在
史亦稱其能仁賢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其諸所為法
施於民則祀之非與唐天寶時詔祀歷代忠臣微子
首登祀典初結宇于城之東曰象賢祠宋行新法盡
鬻天下祠廟而獨得不毀歷代迄明凡四徙其地奠
基于此者嘉靖以來也宋之祚雖斬于王偃而微子
之血食實無終窮嘗慨人之惑于福報也相率而奔

走于浮屠老氏之廬孟韓之辨有所不能闢故蕭寺
之莊嚴擬於禁闕而忠臣義士可以興人心而師百
世者或不得一椽之庇有司過而不問焉事神化民
之職蓋兩虧矣予蒞宋來謁是祠怪其頽陋不能蔽
風雨不禁俯仰興歎曰嗟乎宋之民其無反古復始
之心乎雖然守土者又焉辭其責因訪其址有私築
丙居者凡為屋五十楹又訪其祭田故有五百四十
畝經河流之浸沒鼎革之變亂隱占于民間莫可悉
考今僅得其六之一于是薄追其逋而益之以祿糈

新其堂寢崇其垣墉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焉者也
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乎祭
予愧有治人之責無能修復興禮興起教化妥百神
康萬姓惟是幸守仁人之封致其誠信忠敬以奉祭
祀或因以倡乎宋之民反古而復始未可知也嗟乎
讀微子之篇猶足生人靖獻之心而况居其邦登其
堂洋洋如在恍惚與神明交其不可以興發其忠孝
也乎後之有司尚其永體斯義勿使廢而不舉也庶
幾事神化民之職哉

重修開元寺記 刪節

陳昌國

出郡郭南不數武有寺曰古開元入門拆而東有亭
翼然是少保宋文康公作以覆唐顏公碑鐫八闕齋
功德記者碑高八尺有咫廣一尺六寸凡八面而皆
有書字畫首勁如槩大波磔入石膚以寸肌理肉好
骨力整峭望之即忠臣義士跡也折而西有祠一區
則以祀顏田二公春秋伏臘有司輒繫牲以從余佐
是邦有年矣夏日率憇於茲見其丹堊剝裂基址湫
隘汙潦縱橫蔓草蒙翳唯古碑與一二病僮雜立庭

際耳余盡焉傷之有僧自江南來問何以戀戀此曰
余獨愛八關齋片石如昔人坐臥索靖碑前不忍去
也余悚然異之因與郡賢士大夫約并告之共事茲
土者鳩工庀材構大殿三楹庖厨之類落者翼之墻
垣之黝缺者葺之殿之後為南湖草堂堂亦三楹堂
之側為寮舍凡三處共九楹不數月落成余與賓徒
寮從提壺挈榼于其間采于淵毛可食擷于園蔬可
供林影濛光映帶几席晨鐘夕唄悠颺熹微幾忘其
案牘之勞而身世之為累也寺外有泉色香而味冽

日景將晡僕夫少瓶滿酌一器飲而樂之噫今天下
琳宮紺宇日相望昔之所謂伽藍精舍如永寧白馬
之屬皆湮沒于荒烟暮靄間想像而不可復識矣而
茲寺巍然獨存雖廢而不忍其盡廢者徒以魯公之
烈節風聲入人深也即余之從事于斯也豈僅僅以
種福田崇釋教乎哉夫僧以壞衣髡髮之人孤雲野
鶴何之而不可而猶拳拳於一片石豈非以忠義之
不可磨滅而遺風餘韻之長存乎後之君子可慨然
而賦矣是為記

睢陽曹氏卓觀樓記

葉澧

甲申夏余客宋舍於根邊曹子之第堂皇軒敞庭除
靚幽卉木陰翳冷然忘暑根邊賢而有文起家儒官
司鐸王屋上官課其能注高第調文林郎因奉慈諱
歸余以修志之役昕夕與討論往蹟上下今古聆其
雄談博辯知未易才也一日語余曰某家世科第先
君子獨績學弗售屢困場屋晚以歲薦試吏部除濠
州別駕尋自免歸閉戶却掃唯以讀書為樂欲於廳
事後構小樓一區貯先世遺書卒以年衰倦勤未興

而物某不肖若家務紛紜又以一羶羈千里外蹉跎
亦未舉今讀禮間居擬補先人所欲作者業已庀材
鳩工經始有日矣樓成將顏其額曰卓觀吾子以為
何如余曰善哉子之為樓也昔周原伯魯語不說學
閔子馬曰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荀子曰
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荀子之所
謂陋即馬父之所謂苟也夫人而苟且陋也得謂人
乎哉自有書契以來天地之故民物之紀莫不備于
典籍舍讀書以言學是猶農夫欲耕耨而廢耒耜也

可乎曹子構樓而以卓觀為名蓋取太冲卓犖觀群
書之意聖賢之精蘊百家之微言根遽日革而觀之
其為卓犖也甚矣且夫事前人未逮而後人成之者
曰孝後人可法而前人貽之者曰仁根遽竟別駕未
竟之業可不謂孝乎繼別駕之志而以可法者貽後
人可不謂仁乎既孝且仁學莫大焉俾後之人皆以
根遽之志為志則閔子荀子之譏曹氏世其免矣如
徒以層城如霞流覽景物而曰觀之卓在是是豈根
遽之志而亦豈別駕公之所望于後人者哉根遽曰

君言可箴予請即書以為記

雪園六子社序

侯方域

社者古道也舉必以文事而其猶行古之道也古者造士於鄉教化大行才賢輩出則聽其敬業而樂群相見則執雉為贊傳曰執雉者象文明也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吾向者雪園之君子有若吳子伯裔伯允徐子作霖劉子伯愚嘗與吾二三子為之其從而為之羽異者莫不以文來自著而以躬行相砥甚盛事也無何雪園有寇難四子者死余與賈子開宗

散而之四方徐子作肅與其姪世琛採橡粟揮鋤田
野雪園之社虛無人焉嗚呼雪園非遂無人也而其
文章散佚流風歇絕卒無有為之收拾而振起之者
雖謂之無人可也蓋天下兵革之氣方熾主持於上
者既不遑修文而義道而其經術醇雅之望亦消磨
殆盡後生小有才者或跳身於旆冠虎翼之間畔為
異途群謂儒行之迂濶而大雅亡矣嗚乎先王鄉教
之法失至使其士罔與修業而顧欲輔助菁莪之化
復氣運於昌明者恐未之有也乙酉余自吳返甯子

自淮陰歸兩徐子相見款款言及雪園舊事流連者
久之已而曰吾四子可以社矣是固吾雪園之幸而
存者也余曰姑待之大亂亦既曩矣天下之人才其
生育而長養之者未可量也學古行修聰明淹貫之
士莫遂謂雪園無其人也吾將求而益之於是三年
焉而徐子隣唐者出徐子宿儒也是吾昔者雪園四
子之所未及收也三子曰可矣余曰固也學古行修
聰明淹貫之士莫遂謂雪園無其人也吾將求而益
之於是五年焉而宋子榮學成於燕而已至宋子年

少有異材是吾昔者雪園四子之所未及見者也於是相與左之右之朝夕而切磋之又二年焉而六子之社以成侯子曰吾昔者雪園四子不可追矣求之三年焉而得一徐子焉求之五年焉而得一宋子焉又二年焉而合徐子宋子與吾四子者而乃為六子焉然則社之以六子名也夫豈存乎見少哉

宋中丞詩集序

汪琬

綿津山人集者收仲宋先生自名其前後所為詩也先生以文康公冢子自少嶄然頭角綽有聲譽其稍

長也以侍衛往來殿庭交戟之內進則長楊校獵宣
曲馬射未嘗不扈從其間退而侍文康公側賓接名
公鉅卿熟習其言論風指耳濡目染用是練達累朝
以來典故之沿革文獻之盛衰所以資其見聞者既
至既而從事宦遊南臨江淮北俯碣石所過名山大
川長林峭壑無不往探古今金石之刻鼎彝之器經
史百家之學以訖法書名畫無不採覽隱逸之谷者
舊之廬與夫四方騷人寓公之所在無不延訪而折
節所以開拓其胸次而陶育其性情者復久且深其

志愈充其氣愈下於以發為詩歌其長篇雄變如蛟
龍之幻化其短章之秀傑如珠玉之瑩潤甚至聯句
角勝則寫難狀之物而吐難言之情如傾江倒河益
注而益不窮洵乎其才之高學之宏而養之裕也吾
聞之也非才不足以應粹非學不足馭才非養不足
以蓄所學若先生之為人固已光明而駿偉博大而
醇深及其達于政事也廉而不刻嚴而不苛拊循吏
民煦煦慈愛而不失之姑息當其蒞吳僅四閱月耳
裁決簿書勾稽金穀往往至丙夜雖精銳少年不敢

商文縣志 卷之六 五
望一二老奸宿蠹俯首側足亦率不敢旁睨考其設
施詩歌亦先生之餘緒也顧輒以其間與賓客置酒
贈答方揖讓笑談之頃落筆如風雨他人未及構思
而先生則數百言立就矣苟非賦才之高而又佐之
以學深之以養必不及此夫豈屑屑焉摘章績句僅
以詩人自矜者所得而侔哉昔文康公以漁陽開府
進登宰輔今先生繼之復開府江右出為股肱之臣
入必為心膂密勿之佐適時遇主紹陽前休行且以
賡歌諸什被管絃而施郊廟當有數倍于此集者譬

之五星之麗天芒寒色正方與日月齊耀竄特於文
康公有光而已先生出此集命余序之余衰朽無似
豈能窺見著作之原委姑述其梗概云爾

經起堂集序

宋 肇

文安劉侯鶴亭宰吾商邱政修而民和鄉人來吳苑
者皆稱令君賢不去口已兒子輩自鄉來予復問令
君治狀皆對曰自君之來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
不覩晨飲之羊又於聽政餘閒振興風雅吟章日富
佳句流傳予嚮慕久之今令君果錄其所著經起堂

詩約千篇視予且屬以序予受而讀之清雅和厚若
與君之行政相表裏而流其子惠靈吉之音洵可傳
也今夫宰百里治繭絲勤勤於簿書期會以為當務
之急而凡為令甲所不先則皆棄若遺焉又或鷹擊
毛鷲為治政尚武健彼且以右文興學為迂圖尚肯
恬吟靜咏雕章琢句以自陶寫其性情之所適也哉
故曰一行作吏此事便廢乃今君政成頌簡樂有餘
閒始克揚風扞雅振興文教幾追美于單父鳴琴武
城絃歌風聲所漸士皆奮興此貢生所請使民回心

而嚮道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予於今君信之矣遂序其詩而歸之

侯氏家乘後序

刑節

侯 愨

鄭廉代

是役也始于壬午夏六月朔訖于是歲之秋八月凡三閱月而畢事于是颺言而告族人曰吾家先世雪苑一農家耳由耒耜而化為詩書由詩書而化為金紫衣冠濟濟遂為名門士大夫之聲振乎朝野鼎革以後日就凋零邈其盛衰前何其興之暴而後何其謝之急哉殆未深思乎農人播穀之道也夫農人之

播穀也耕之欲其深耨之欲其勤覆之欲其厚而概
之欲其疏如是則有秋可望而日以富饒迨其後履
厚蓆豐饒于華侈手不習鋤耨而目不辨菽麥或有
語農事于其側者則心疑其訕已而頽其顏如是而
望其耕之深耨之勤覆之厚而概之疏也得手哉拊
衣多而廩粟少一遇大歉則珠玉不能飽人矣念吾
家在隆萬之間所為耕之深而耨之勤也啟禎之際
則歲有秋而家富饒矣迄于今得無有手不習鋤耨
而目不辨菽麥者乎尚其念之毋謂當世必無大歉

之年也繹思祖德而三復播穀之道是誠吾後人之
責也誠能耕之深耨之勤如我祖宗在隆萬之間安
知其不紆青曳紫如吾祖宗食報于啟禎之際乎是
則余修禱之志所深望于衆人者也可不勉乎衆皆
曰諾因次其語為後序

治河議

賈開宗

治河者以不治治之也或曰河之徙也漂沒者數百
萬冢冲突者數十邑且濇以為之通塞即多方理之
猶虞不勝而以為不治治之可乎曰河源自崑崙北

流朔方與中國無與也自有大禹以江南有江諸水但
導之入江力巨而海潮不足以逆之江南諸水治矣
江北諸水夏秋多溢春冬多枯少而不能自達于海
即及海矣朔潮而逆回數十里烏夕甫及海而夕潮
又至又逆數十里泛濫民居無已也遂于朔方之東
而鑿龍門之大者引河以入之又于太原而鑿龍門
之小者引河以南注之華山中阻遂折而東而携江
北諸水入海力巨潮不能逆也書所謂同為逆河入
海也所謂不勞民力不竭金錢而行所無事也所謂

治水以水治之不以土治之也所謂有決濬疏導之
文而無壅阻之說也今以天地之神物縱橫萬里而
以區區數丈之隄令其循循如溝渠有是理乎明有
鳳泗陵寢虞其潰沒不得已設重臣以理之又臨河
之邑設員百吏及萬臨河百津夫數萬為陵寢也非
為漕也且漕無闕于河也漕之通塞無闕于河之通
塞也使漕之通塞闕于河之通塞則數年北徙漕何
以如故乎今夫佛刹之大者有僧千百苦于衣食之
不給貨用之不富諸僧飲博耽妓之無具也則相與

取諸佛像及殿宇而殘之而毀之然後修葺補飾之
四方之募廣焉則因取以為衣食因取以為費用因
取以為飲博耽妓而佛像及殿宇之用十不得一焉
今之治河者猶是也自上及下數萬人以八口之家
計之則數十萬矣此數十萬者衣於是食于是富于
是貴于是。一日河晏則嗷嗷矣且治河之柳之草之
梟之夫何自出手出于臨河各邑也出于各邑之令
也既以各邑之令輸之何妨即以各邑之令治之直
以山左河南撫臣督之可矣又何必紛紛以員之百

吏之萬耗祿而擾民乎明萬曆三十年河決荆隆口
山左撫臣建議以天下莫非王土決南則見北決北
則見南河不能兩據也今河趨于宋但遷民而避之
賑其貧者即以宋為河織毫不費而河已大治矣河
南撫臣曾豐抗疏爭之廟堂憂及陵寢卒就豐議濬
新河六百里強之北徙大工之役破中人之產數百
萬家大工之後繼以瘟疫死者數百萬家今天下
無鳳泗之虞矣關陝以上有山以東之徐泗以下有
海以洩之河南山左一千里北則任其入天津南則

任其入淮泗何不可也商建都于河之南北五遷以
避之不聞理河以為京師也夫商之都天下之所建
也而猶五遷以避之不與河爭也而况無故與河以
爭中原之曠土乎

漫堂說詩

宋 華

詩者性情之所發三百篇離騷尚已漢魏高古不可
驟學元嘉永明以後綺麗是尚大雅寢衰獨唐人諸
體咸備鏗鉤軒昂為夙雅極致顧篇什浩繁別裁不
易高廷禮品彙庶幾大觀廷禮又拔其尤者為正聲

一編近代庶常館課與文章正宗並誦習之蓋詩家
之正軌也學者從此入門趨向已定更盡覽品彙之
全編考鏡三唐之正變然後上則溯源于曹陸陶謝
阮鮑六七名家又探索于李杜大家以植其根柢下
則汎濫于宋元明諸家所謂取村富而用意新者不
妨瀏覽以廣其波瀾發其才氣久之源流洞然自有
得于性之所近不必撫唐不必撫古亦不必撫宋元
明而我之真詩觸境流出釋氏所謂信手拈來莊子
所謂螻蟻稊稗瓦甃無所不在此之謂悟後境悟則

隨我興會所之漢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漢魏不
唐不宋亦可無暇摸古人而詩候熟矣不則胸無足
見隨波而靡譬一育導之于前群育隨之于後曰左
曰右莫敢自必焉手可哀也已

書商邱宋氏家乘後

魏 禧

家乘之作多大家貴族其有德而世微者無有焉易
曰崇高莫大乎富貴人情所競趨雖甚盛德必稱說
富貴之應以張之富貴不絕於世盛德君子代不數
人則大家貴族又恒以有德為榮述家乘者必推本

其先世之善然非有所飾辭謬說以欺世也古今子
孫蕃昌簪纓奕世不絕其先人非有大功隱德則必
不及是如江南王氏之推本祥覽關西楊氏之推本
寶震不可以枚舉商邱宋氏自莊敏公先後代有功
德而文康公為難為文康公當鼎革初首言議崇禎
先帝廟號義聲震天下夫新故之文人所難言狼跋
尾彘婉轉以求避其事而不可得昔王祥在魏稱純
孝感德及以三公事晉於故國未嘗有一言之及李
德林自周入隋才名為文帝所愛重言聽計從及爭

宇文氏事輒觸嫌怒雖幸脫於死而終身廢蹟不復起夫幸其不忠故君而忠新君是求忠臣於逆子之門也隋氏再世覆滅九州四海之大忠臣義士寥寥無聞此固文帝下愚之見然由二事觀之亦以知人臣處此之難為矣方文康公慷慨昌言時豈意其出口而無他患且自此位極人臣子孫賢貴繁昌以至今日哉動於其心之不容已義所不可釋夫是以倉卒之際不待再思不謀於親疎而毅然行其志也方正學有言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盛衰也祿位先榮

而君子無聞族雖盛衰也文康公克承先德不忘忠
孝諸子以才德繼起在位北方先生所幾幸為不可
兼得者宋氏後裔覽觀興起世德名位傳於無窮即
叔孫穆叔所稱三不朽何以過焉禧因員外華之請
而為書其後

二賢祠碑

劉德昌

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古禮也後世則建祠宇以祀之
孔門之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宋有其二原子司馬
子是已道以孔氏為極通其藝者即通其道者也斯

二子者寧非宋鄉先生之長歟余重纂邑乘覽故冊
原馬二子雜列人物中夫仲尼之徒羞稱五霸後世
所謂名臣賢達者使在春秋不過五霸臣耳原馬二
子親承洙泗或辭祿甘貧或潔身避惡皆得於聖教
者深余定人物諸門而以二子弁諸首別曰先賢示
異乎後世諸品流也二子祀兩廡已遍海內而宋其
桑梓地獨無專祀非典之闕歟邑有宋廣文先生焘
者篤行君子也為郡縣博士二十餘年偶以奉諱還
里怒為廔之與諸生李猶龍張果輩謀欲創祠以祀

二子慨然出已貲市城東南隅民居一區顏曰二賢祠前堂奉木主後舍闢義塾延師以訓里中免之貧不能讀者復捐地一百畝以資脩脯蘋藻絃誦彬彬出手其間落成請余記其事余伏而嘆曰化民成俗修廢舉墜有司之責也今之有司怵于考功之令口夕營營擾擾以簿書期會為政舍是一切置不問二賢祠于邑有司不能為而宋郡為之邑庶衆不能共為而宋君獨為之其賢于人加一等矣或謂宋君故巨室其尊人明經翁為相國介弟中丞季父負材幹

饒智略雖隱居不仕而品望崇重鄉邦仰之如高山
鉅谷平生豪舉蓄伎樂廣苑囿歌鐘甲第甲於一郡
今宋君出其翁貲之百一即足以興曠典而博義聲
無難也奈曰不然世久襲先世田宅以為飲博狹邪
費者或勿靳矣不爾則守祖父一錢如頭目腦髓肯
一介與人乎況以鄉邑公務而一身一家獨肩勿諉
乎況吏不迫而友不訶而毅然出而自任乎古勿論
宋君尊人平生好事多耗本無厚藏即有藏如山而
宋君錮之不發又誰如宋君何宋君是舉無所驅迫

出於東彝崇聖教化井里非識量高遠而身與道俱
者其孰能之不惟是也君見諸郡邑城往往建奎文
閣形象言凡巽峯之隆利于舉子歸郡舊有奎閣隱
於城闔且歲久頽敝宋君亦具牒郡縣願改建于城
巔其設心積慮唯欲損己以利益是大功無我之學
也如君者不惟謂邦國有人亦且謂宋翁有子余樂
其成而牽連書之且銘以詩其詞曰睢陽莽莽宋舊
封聖轍常環蒙門東習禮弟子多雍容子牛子思產
國中廟廡已享千秋同故里獨闕蘋藻宮南陽先生

心忡忡引茲盛典任厥躬大地城隅計廿弓名匠庀
材以鳩之經始不日輪奐終神妥馨薦響饗豐更闢
講堂選棧瓦造爾小子解賢矇蒙以養正曰聖功作
人之澤維君庸崇墉屹屹有巽峯奎文列宿映蒼穹
君併峙閣何龍從祝士有文振國風似君高義誠罕
逢樹標畸行俾後宗歲在作噩與旃蒙伐石鐫泐永
勿龔

不貼春對門神說

陳宗石

余見世俗于改歲之際無論富貴貧賤以及庵觀寺

院皆匆匆貼春對門神春對無非取吉利語以為一
年之兆大家世族或誇其門閥矜其富貴門神以為
辟邪避崇亦取其加冠進祿之意不知肇一何代創
是何人千夫雷同遂成風俗予嘗謂讀聖賢書當敬
惜字紙如除昔之春對亦其一也每見除夜春對甫
貼完歲朝亦有扯去其半者或飛入糞溷或墜入泥
滓以字紙如此作踐於心當有所不安若果能作善
自當降之百祥作不善自當降之百殃豈待借兆于
春對哉至于神荼鬱壘予亦有擬議焉懸掛未久甚

至冠裾剝蝕肢體零落童稚之狼藉馬騾之踐踏象
人而用得毋同于作俑之戒乎章楓山先生詩云正
要鬼神司夜漏何須荼壘衛門庭則不貼門神古人
有行之者矣且歲暮百冗蝟集仕宦家春對門神所
費不下二三金以此可費可不費之二三金周之饑
寒之子豈不有濟由此推之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
可賑卮蘇困是以仁者之所錄也更有一等中落家
目不識丁猶因仍故態不惜子母錢買得春牋忙忙
倩人書寫甚至塗鴉畫蚓之字付之如盲如聾之僕

左者右之右者左之往往令傍人齒冷何必以有用之金錢而為此不急之務又何苦以有用之精神而為此無益之舉然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若能毅然違俗而不顧亦可謂強哉矯者矣予已廿餘年不為之不但節費有事且可惜字愛人若一邑如余可省無數金錢亦節儉之一端也然以予之臆識陋行何敢望之他人聊為不貼春對門神說示後之子孫為予之家訓云爾

連尉傳

劉榛

連尉者名蔭福州侯官人也康熙十九年來為商邱尉鬱鬱常若有大感者或問之嗚咽垂涕曰家鄉五千里莫能將父將母而來白首倚閭嗟予子行役嗟予季行役焉蔭其能為情手夜常啼聲徹于外有聞之感動泣下者除日其役辭謁尉撫膺大慟曰若等歸遂得拜父母予其罪人也乎失聲久之父三聘薦崇安丞也知蔭生平依膝下孺慕不能離強之仕非其好也必不能堪遂夫婦跋涉而來蔭大驚喜慰疑夢寐事于是始見舒眉焉未幾父母有念井里色蔭

察之即以病辭官上官勉留者再固辭卒得請奉
二人歸商之人皆供張南郊外設祖道觀者款歡嘆
息曰吾見有母死不去繫墨纓披縞紈襦縗綺之衣
南面坐堂皇上談笑而治邑政者乃有戀斑斕于親
側棄冠紳之榮而歸于林壑者乎尉其善愧天下士
大夫哉尉再拜謝送者曰慚愧為吏無狀怡然御其
親巾車而去論曰利名之溺人甚矣哉方今以用兵
之故開天下進身之竇有傾橐蕩產以要一命者矣
有傾橐蕩產以要一命之虛階者矣有一要之而不

得益之以再再要之而不得益之以三者矣且近世
公卿大臣有糾彈之而不去削奪斥辱之而不去甚
至寘死而終不去者矣尉雖卑秩亦人之所傾橐而
未可即得者也又泰然無他故何一旦掉臂去無少
顧惜之色耶豈非所欲有甚于利名者哉嗟夫誰無
庭闈尉也獨行其志異哉